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九十三之五

0163688
10.30



163688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醉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九十三

六月丙寅朔議政府啓效導試取之法至爲詳密而惟未有試取日期其不中者旋即求試甚非國家取人之道請自今每年試取毋過一度從之○戊辰吾良哈柳者歐殺人有司論以當死特原其罪立市三日決杖一百以示優待野人之意○黃海道鳳山郡鰐○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火砲最禦敵之利器也嘗聞中朝於北征之時非唯放射人賚持或駄載於馬或使一人賚持從之隨其射盡傳授故禦敵之際甚有利益先是我國未見火砲之効近年以來邊鎮禦賊之時賴獲其利但放射人身自賚持而已更無駄載又無有賚持之人故矢盡則不能施其術實爲久策也予意以爲我國道路險阻駄載而行固難也使放射之人於馬上持之又使一人騎馬賚持當其禦敵之時隨其矢盡傳箭不絕似爲便益况今聲息喧傳防禦之策固當萬倍細走火小火砲尤是禦敵之利器也右火砲放射之法可行乎其不可行乎且其駄載之馬出處及火炮賚持有人差定之數卿其量宜措置若無駄馬出處則擇軍器監火砲軍之輕身快體者官給騎馬下送但慮其界所儲軍廩不敷喂養爲難若火砲別無利益不可用則姑欲停之其悉熟計以聞○

己巳開城府地震○咸吉道甲山郡兩雹○庚午視事○刑曹啓全羅
道務安縣囚私奴准伊等三人謀歐其主請依律處斬從之○宗貞盛
遣加知時只甫等三十人來獻土物○辛未御勤政門受朝○以尹坪
爲坡原君洪深司憲掌令○武科李訥等上言國家崇文重武曾無彼
此之殊獨榮親之禮未及臣等臣等爲國瓜牙委身鋒鏑未盡甘旨之
養非他人父母之比也願 殿下使臣等父母同霑 聖上榮親之澤
則臣等榮養之志得遂而報効之心益篤矣命武科榮親一依文科例
○除弓矢啓土豆弓豆爲護軍賜衣服布貨鞍馬麾下亦賜物有差○
癸酉震平安道義州巖石得雷斧以獻形如斧中有一孔○御慶會樓
下會宗親擊捧令女妓伶人奏樂至夕乃罷○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前
此國家以各道水陸正軍外鄉吏驛子公私奴僕及鄉校生徒不分本
役有無皆登名板籍並令作牌號雜色軍如有事變則悉令調叅已立
法矣而抄定節目未悉且不點閱徒爲文具請依舊例每五十人爲一
牌每一牌摺牌一人每十人小牌一人大小相維各有統屬牌內良賤
勿論擇壯勇者定爲正軍正軍戶率丁五丁以上不給奉足四丁以下
給一單戶爲奉足家內十五丁以上定爲正軍二名亦不給奉足京外

大小人貟各居奴子亦錄籍皆備軍器如遇緩急臨時調叢其調叢之
年公賤勿收貢私賤限十二月免雜役侍衛營鎮騎船等正軍一家內
率丁數少則雖有各居奴子若其主從軍勿別抄定仍屬主戶以實軍
戶各官亦置軍器所每農隙守令使境內各色軍人依官樣造給兵器
每一戶胄一或甲或掩心一環刀一弓箭則一牌內五分之三槍則五分
之二隨其所備常加檢點然兵仗雖已備若不訓鍊則名存實無將爲
無用每於農隙監司啓聞令守令點閱習坐作進退攻守戰鬪之節各
道沿邊州郡爲先整齊以備不虞每三年必遣人考驗以勵軍威凡中
外從仕人必考戶籍見付者方許入屬加見者續錄軍案從之○甲戌
崔揚善以景福宮爲非正明堂欲移宮闈於嘉會坊濟生院之地上書
言之風水學提調禮曹判書閔義生知中樞院事鄭麟趾等議以爲地
理諸書允論明堂者皆要寬平今景福宮與松京道說所相遠庭形勢
相似而濟生院之地窄狹其非明堂明矣癸丑年間揚善始興妄議旁
引諸說附會已意其時朝廷已爲證定今又煩瀆上書不可不懲上
曰揚善所見如彼且爲國論事豈宜罪之○以吾都里松古老夫里介
爲護軍賜衣服鞍馬布貨○司憲府啓司宰監正金填等嘗監督鍾樓

時以材木炭等物賂提調李順蒙請鞫之下義禁府按問義禁府鞫順蒙等順蒙怒罵提調朴從愚曰金填以浴桶密遺其弟歟何反謂與我也又何陰嗾臺諫劾我乎從愚與提調南智尹炯高得宗等具辭以聞曰順蒙屢發不道之言其間必有讒佞之人請加鞫問以戒後來上曰卿等之言然矣然卿等亦不得無過以順蒙不承服謂順蒙潛移浴桶可乎大臣固不宜輕易加罪從愚南智等又啓曰臣等與順蒙同爲都鎮撫今順蒙與臣等猜嫌益深且都鎮撫之任亦非臣等所能堪也請奪臣等都鎮撫 上曰順蒙憲人也予當切責之卿等不可以順蒙之故辭免也尋命承政院曰順蒙功臣之子當東征之時全師而還其後倭人相謂曰向非李令公朝鮮之軍必敗矣又伐野人深入李滿住之地破其部落擒殺男女以雪宿憤此皆順蒙之功所當嘉賞者也朝臣雖無勲績尚且位至樞密順蒙之致位一品不可謂濫受也且予子孫若有微病移寓順蒙之第屢得痊愈此雖非可言之事也然予亦念之矣近年順蒙屢被劾問予切慮焉予之幸溫井也順蒙歐打官人有司請論如法予召責之順蒙扣頭流涕予心以爲改過矣今與義禁提調又至如此其無自新之意可知予深憂之爾等召順蒙諭以予意切

責之仍命速與從愚南智和解承政院召順蒙責之如

上旨○乙亥

傳旨吏曹馬政軍國重事各道監牧官令二品以上各舉一人已曾立法近年以來薦舉者不顧大體類以不曾更事闕員之輩薦望吏曹亦不檢覈一依薦望差除緣此赴任之後不堪其任馬不得蕃息殊無實效有違立法之意今後須擇曾經顯秩勤謹爲公者薦望吏曹更覈隨闕任用○丙子以高得宗同知中樞院事權克和爲禮曹叅議李臺兪知中樞院事崔仲謙司憲持平○黃海道旱禱雨○慶尚道密陽清道兩電○宗彥七遣皮昆而羅等二人來獻土物○黃保身以罪收科田戶曹叅判致身以己墳田抵換憲府劾罷之○丁丑司憲持平洪元用司諫院右正言慎後甲等啓戶曹叅判黃致身其弟以不廉被罪收沒科田致身以己之墳田公然抵換判書金孟誠佐郎韓硃偏聽同僚之請理宜抵罪上赦益誠硃之罪只罷致身之職不厭衆心請皆痛懲以警其餘上曰爾等之言雖善然孟誠功臣之子且大臣不可輕易罪之韓硃又非擅便乃承稟堂上之言耳尤爲可恕致身以祖墳近地相換情亦可矜故奪其田罷其職皆因罪之輕重也元用啓曰孟誠則再三劾問抗拒不服韓硃則曲從堂上之意致身以己之墳田公然抵

換略無廉恥此而不懲後人何戒後甲又啓曰名爲大臣實無大臣之意不可以大臣而優待之也請論如法上曰臺諫奉法之意則是矣然以小失而遽罪大臣不可也中國六部尚書至二三十年之久者誠以赦小過而優待之也本國未能如此者以不能赦小過也予慕中國之制而深愧本國之不能也韓硃郎廳也其可不從堂上之意乎○司諫院上疏曰臣等竊惟書曰眚災肆赦故終賊刑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聖人用法之意蓋可見矣戸曹參判黃致身曩者弟犯贓汚身亦辭連僅免其罪方且恐懼自省之不暇慮不出此乃以戸曹堂上將其已墳薄之科田換其弟屬公沃饒之田其奸貧沒濫之狀與竊盜官物何以異哉聞者驚駭莫不思唾其面焉是事之曲直雖愚夫愚婦豈難辨哉判書金孟誠曲從其欲公然換給佐郎韓硃阿附堂上逢迎成就其循私忘義之迹彰彰明甚大臣之義朝士之趣掃地盡矣殿下特從寬典只能致身之職孟誠韓硃命皆勿論有違聖人故從賊刑刑故無小之意矣伏望命收致身職牒斥黜遐邇齊孟誠韓硃亦且依律科罪俾貪饕奸諂之輩不獲自肆以勵士風不報○議政府啓各浦船軍船上慣熟者鮮少宜募鹽干等分定各浦除冰凍節忌日外八月二次

習戰考到日多少除貢鹽一名其才力慣捷者減二石皆於旁近各浦
赴防從之○戊寅視事 上曰義倉所係至重上以足軍糧下以賑窮
民然貧民不能輸納積以歲月厥數猥多守令督徵嚴急槌繫鞭撻民
甚苦焉豈古人立法本意歟且守令交代之際義倉畢徵與否具錄解由
故守令畏此法刻民尤深如何則可予欲減半收納以便民生何如右
議政申槩啓曰近來國家多事歲比不稔故民生艱苦未易輸納然義
倉誠如 上教所係至重不可輕易減半莫如趁時斂散以充軍資且
凡民不知節用纔收斗粟滌祀事佛無所不至糜費萬端至於匱竭復
出義倉歲復如前終無畢納之時須使里正長痛禁浮費自然民生贍
足易以輸納官亦無刻民之弊戶曹叅議李邊啓曰擇貧民給之不給富
饒則可矣知兵曹事琴柔啓曰臣守江陵頗知民之疾苦民無貪富每
於春耕夏耘之時一應饋餉皆專仰義倉若擇貧者而給之徒增吏輩
姦僞民無所賴矣○右司諫趙遂良啓曰黃致身以已墳田陰換膏田
廉恥道喪不可不懲 上曰此非陰換乃換其祖所受之田耳遂良對曰
允罪有情重事輕者有情輕事重者致身之罪情重但重不宜寬貸且致
身兄弟屢蒙恩渥心猶不悛乞懲此輩以警其餘 上曰予已知之○

司憲府上疏曰元情定罪聖人用刑之大權也黃保身犯重罪科田屬公其兄致身羞恥警省之不暇反懷利欲以時任堂上通請同僚欲以墳田換授膏田使奴呈訴本曹務要成欲乃當接狀給田之日覲面同坐顧指氣使勒令換授貪陋無狀及其敗露劾問之際暫不知愧修飾強辨其姦貪無恥莫甚於此罪不容釋金孟誠以其行首不顧田制勉從同僚之欲循私換給至其敗露劾問之際規免已罪妄引田制巧飾答通奸諂莫甚奉法大臣志趣掃地韓硃管掌公事精到磨勘如有未便持其兩端告課施行乃其職也乃今逢迎堂上志趣汲汲告課公然換給識趣卑陋不可不懲右三人循私滅公情迹昭然當用重典乃於前日具辭啓達冀蒙俞允只罷致身之職俾從本列餘皆勿論懲惡無門有違聖人元情定罪之義一國臣民罔不憤切伏望將此三人之罪依律施行以勵士風以戒後來不報○工曹判書尹璠啓各道水站官乘駢恣行作弊萬端水站之事專不舉行請自今勿許乘駢巡行下議政府議之○刑曹啓京畿果川縣囚私奴桂生等二人謀教人慶尚道察陽府囚私奴石都里跳殺守令使人平安道中和囚強盜金仇勿金字忠清道洪州囚強盜白丁金山金奉請皆依律處斬慶尚道基川縣囚

私奴同三歐殺其妻請依律處絞皆從之○己卯親傳望祭香祝○宗
簿少尹金孟獻啓陰陽拘忌雖未敢詳知讓寧大君於宗廟來脉築亭
極其壯麗臨壓昌德宮乞撤毀之上命中官往審之無僭擬之狀不
允其請○全羅道都觀察使進琅玕○刑曹啓慶尚道聞慶縣囚申貴
孫歐殺妾母律宜處斬從之○庚辰召司憲掌令洪深教曰予聞黃致
身所換田皆在祖墳近地不得已相換耳果若是則固當相換然旣沒爲
公田則義不可私換致身以信任大臣不告於予私自相換不無過焉
古人雖犯贓汚爲親則置之今致身之罪原其情則實爲親也雖然所
換之田乃遠在他處而托言在祖墳近地則非矣人君賞善罰惡當究
其實其移關京畿纖悉推究以聞○慶尚道觀察使馳報善山山陰等
官麥穗或兩歧或三四歧○議政府啓曾定各道入居以慶尚道六百
戶全羅道五百五十戶忠清道四百五十戶爲率自壬戌至乙丑每當
春節分運入送其刷出之法依鄉戶例今年秋叢遣散差官一時抄定
以次入送如有逋逃者流品子孫定爲鄉吏平民定爲驛吏容隱之人
亦依鄉戶例施行又令咸吉道新設各鎮入居人家舍每年修葺又計
其田數記之於籍隨其下三道入居之數量宜許給更以已曾入居之

人之田須即加給永遂生業從之○辛巳御勤政門受朝文真指揮也
吾時等十一人宗貞盛所遣望古沙也文等十人來獻土物○先是平
安道都節制使請收邊民入保邑城乃於賊徒往來處叢本道及黃海
道軍墳坑塹置劍弩其中且盡輸南道及黃海道甲冑弓箭於邊郡以
備防戍下政府兵曹議之僉議邊民本無恒心遽爾騷擾必有離心且
盡驅入城則喂養牛馬亦甚難矣若賊徒大至則非坑塹所能禦也霖
雨一經填塞且盡亦何用哉築城未畢而遽役兩道之民又不可也宜
待農隙令其道江邊軍卒漸次爲之庶可也南道及黃海各官亦是成
禦之地若盡輸兵器於邊郡亦爲不可所請宜不允從之○乙酉議政
府啓搶射不可偏廢武舉都試皆有騎槍之試三軍甲士亦有射槍牌
槍乃短兵最緊之器也故爲軍士者弓矢搶劍無不備習然後可能臨
敵制勝今者騎槍之才暫試於武舉中外軍士則全不試也至於春秋
都試槍射之才各別試取因此槍者不射射者不騎有違國家鍊卒之
義自今京中內禁別侍甲士外方充補甲士取才與夫常時鍊才春秋
都試並令試騎槍如有試槍者自願又試步射者亦聽以除偏習一藝
之弊從之○議政府啓守令除授後吏曹移關刑曹督令赴任其法載

在六典各浦萬戶則不然新授萬戶假托私故或連旬月不就其職防
禦疎虞今後水陸僉節制使萬戶千戶除授後兵曹依守令例即移關
升曹嚴督赴任如有滿三十日不赴者即令罷黜從之○議政府啓咸
吉道近因邊警不絕都節制使恒在北方故每年春秋取才不與觀察
使試取實爲未便今後常時則觀察使都節制使同試有事變則各於
左處一係會行規式分道取才以敦勸勵平安道亦依此例施行從之
○議政府啓各道觀察使或因不緊公事差使守令且大小奉使者亦
多率差使貟不恤民隱騷擾驛路乞自今死囚罪重者宜以旁近守令
差定受教事及臺諫推覈事外守令差使一切禁斷奉使者委去事若
重則啓聞然後差定帶行且派邊守令所係至重而亦多以雜事差定
甚不可也自後如前差定宜非監司從之○丙戌京畿江原道旱禱兩
○丁亥傳旨平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曰獻議者曰平安道馬匹困斃
非他道之比也入朝使臣相繼不絕每當一行迎送馬匹往還遼東則
因而斃死者什常居半又況比年以來賊變無歲無之將南道糧餉轉
輸北郡踰越峻嶺馬匹困死職此之由其弊無窮誠不可不慮也咸吉
道甲山郡僻在深處防禦稍緩且無糧餉轉移之弊故畜積猥多而又

近於閻延趙明干等處乞於冰凍雪深之時乘櫓賚載量移於閻延等
官以備軍士糧餉之資以紓南道馱載之弊可也倘曰自甲山至閻延
中間路上轉移之際彼賊乘間侵掠是可慮也則都節制使既是每於
冬節率領軍馬赴防於其處矣要當整其部伍嚴其兵勢一以耀威於
彼境一以防護其運糧則庶可以兩全而彼賊焉能侵掠哉予聞此議
亦以爲然卿等同議道路遠近賊程要害轉輸便否備細訪問更加詳
確以聞○禱雨于北郊○戊子傳旨各道觀察使都節制使允正至端
午誕日及講武時進上雜物勿用紗羅綾段金線金銀○己丑傳旨刑
曹司憲府曰今當盛熱囹圄之苦倍於常時輕罪囚人保放推考○慶
尚道觀察使啓倭人沙伊文仇羅自以其父母本我國人願留爲氓許
之○賜女真指揮也吾時等十一人衣服靴笠布貸有差○壬辰雨○
傳旨各道觀察使犴獄關係至重官吏輕忽囚人祈寒暑雨屢致殞命
去已未年間圖畫犴獄形制頒諸各道今各官依圖造成與否檢驗以
聞○禱雨于杜稷○刑曹啓忠清道公州囚百姓梁已歐殺人請依律
處絞從之○癸巳歸化野人童也羅及多家老死賜棺及賙物致祭○上
謂知中樞院事鄭麟趾曰允欲爲治必觀前代治亂之迹欲觀其迹惟

史籍是稽自周以降代各有史然偏簡浩穰未易遍考予近觀宋儒所撰自警徧嘉言善行分節類編而務於簡要乃知古之作書者欲人之樂觀也誠以人之於學博覽為難況於人君機政之暇其能博觀乎卿其考閱史籍其善惡之可為勸懲者撰次成書使便觀覽以為後世子孫之永鑑且東方建國惟古興廢存亡又不可不知並令編入毋失繁簡仍賜名曰治平要覽命晉陽大君璪監其事遂選文學之士聚集賢鈐分科責成○秋七月乙未朔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骨耆芳狄哈自我祖宗以來近居慶興地面為國東藩輸誠効力至于今日久而益篤予甚嘉之欲加厚賞以旌其功曾聞其峯何多山居住家尚介里主草串居住月下乃餘山居住指揮照郎介時方介尤為傑者也彼若來朝則予當特賜厚賞館穀加等彼欲受職居京侍衛則亦從其願永作北門之藩共享生生之業卿其體予之意一一開諭招來上送卿於接待時委曲饋餉以示厚意且於朝京路上厚加支應○丙申鴻山縣監金士行辭引見曰忠清道自丙辰丁巳旱災後民未聊生往就爾邑勸課農桑以厚民生以副予意○以容為寶城君南智戶曹判書尹得洪金孟誠並知中樞院事李宣戶曹參判李季疇刑曹參判李叡同知中

樞院事南景祐李孜並爲中樞院副事李孟常工曹參議任從善黃守
身丁良並僉知中樞院事李宜治司憲執義成得識知司諫院事李繼
善司諫院左正言鄭忠敬江原道都觀察使李恪全羅道水軍制置使
○刑曹啓京畿利川囚私奴徐奉刺殺其妻請依律處斬從之○丁酉
大雨○傳旨兵曹漢城府禁火都監連日大雨水災可畏城內水患可
及處居民預先知會避之○時工曹請所賜野人紗帽冬節則用毛羅
夏節用竹 上曰予聞中朝笑我國著竹帽欲令禁止者已有年矣
自今以往一皆禁斷如何況賜野人紗帽尤不可用竹都承旨趙瑞康
等啓曰我國著帽者甚衆而毛羅甚罕著竹帽固難猝變但令使臣岱
來之時勿著竹帽而野人賜與皆用毛羅爲便 上從工曹之請○議
政府啓允朝會時階上侍衛軍士並不著甲朝儀不嚴自今大小朝會
雲劍外內禁忠義別侍衛司禁備身笏陪扶策侍衛司僕寺官及其應
侍衛堂上官皆令著甲唯於使臣迎接一應禮行則內禁別侍忠義衛
外前項各人並不著甲當時各門把直軍士亦令著甲從之○議政府
僉議啓左右道水站判官職掌轉運而不乘漕船馳傳上京由是米穀水
濕多致朽惡乞依工曹之啓令水站判官毋許馳傳永爲恒式常時乘站

船巡行考察如有一處留連者監司糾理從之○戊戌 上謂承政院

曰黃保身妻洪氏收養母潘氏之婢仇瑟伊用厭勝術謀殺洪氏久繫于獄今臺諫都官未能辨之累年滯獄誠可憐憫彼愚婢安知某爲我主某爲非我主乎以謀害本主論之似爲不可宜從奴婢謀殺本主族親之律以速決放如何都承旨趙瑞康等啓曰其所爭奴婢旣令臺諫辨決而又下政府議之以保身妻洪氏於潘氏義絕不給一口奴婢則仇瑟伊於洪氏不相干攝矣不可以本主族親謀害之律論之洪氏乃潘氏收養而丙辰年放役文契旣論以僞造則仇瑟伊是潘氏之婢而謀殺收養女子其罪不小姑待政府之議然後定罪何如從之○司諫院啓前藝文奉教金季友前承文院博士權需等今授成均註簿然前衛各品例依本品職事除授如不得已陞品除授則啓達叙用已有傳旨今季友需等陞品除授有違舊例吏曹堂上郎廳宜令有司推劾乃下政府議之○己亥右議政申槩上疏曰當初貢法詳定時議者以爲貢法將以便利於民也而不分九等則民必不便然分等必須量田難以猝然行之姑依舊案三等從輕定其租稅試行後當量田分等以行永世也厥能更議以上中同等下等依前今聞已行試驗慶尚全羅民庶

之言叅諸衆議上中同等民不爲病下等則民多病焉何也上中田遇凶荒不至全失下等則雖無水旱灾傷損常多而實常少或至全損全損之田真下下等也而每年依科收租且灾傷至於一道一邑或一境衆所共知則其稅例當特行寬免下田之傷往往間於上中豐實之處則雖至全損收租不減其作者有他實田則猶可輸稅若孤貧者唯以損田而已則必稱貸而納稅奚暇救其妻孥之飢手此所以不能無怨也且富者之田多上中貧者之田多下等今貢法上中田之稅校諸捐實收稅之數則其輕不啻倍徙下田之稅校諸捐實收租之數則其重亦倍徙宜其有不均之言矣慶尚全羅忠清下道地品_辛膏腴上道地蟲多高燥下道之民猶恐貢法之不行上道之民惡之者居多其他諸道大槩高燥多而膏腴少其民之好惡亦率類此今聞畿甸之民願行貞法者頗多問其所以欲行之意則皆言委官捐實審檢泛濫已甚而酒肉支應之弊甚巨書貟筭士弄謀肆姦磨勘捐實之文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以小爲多以多爲小欺隱實田每面不下數十結又其官稱爲捐實踏驗之用而雜冗無名之歛勝於租稅貢法則無比等之弊故欲行耳乞欲民願上中等依前下等令守令各自審其官之田分爲三等

則審田速畢而田案已正租稅無闕而民怨必息其各官改審施爲規式一從前議則公私兩便雖於諸道盡行未爲不可議者又以爲已定之制不宜煩數更改但行諸道試驗可也此恐是不欲行貢法之意也何則大抵法苟未便則雖六典所載或有改之者况此大法將以試驗徐觀民志事勢或增或損期以適中盡善盡美然後畫一行之耳豈宜造次輕易爲之耶矧於創制之初未得厥中而隨立隨改何害於義弗民情不分等而欲試驗未知欲驗何等事也何以異於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今考往年各道踏驗實數最多者及貢法收稅數慶尚道甲寅年實米豆糱十六萬九千八百十一石貢法則加八萬七千九百十七石十三斗全羅道甲寅年實十五萬八千一百八十四石十一斗貢法加十一萬八百二石八斗忠清道庚申年實九萬四百五十一石十二斗貢法則加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石十斗黃海道庚申年實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三石十斗貢法則加十萬一千七百五十七石江原道庚申年實二萬九十九石十三斗貢法則加一萬一千三百八石三斗京畿甲寅年實二萬七千三百九十九石三斗貢法則加一萬二千八百十石十一斗咸吉道庚申年實二萬九千二百四十四石八斗貢法則加二

萬六千九百八十八石一斗平安道庚申年實五萬四千七百四十六
石十二斗貢法則加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三石六斗以此觀之在前各
道摺實雖誠爲不中之甚然貢法收稅之數於摺實收稅數或倍加或
差加無有不加者妄意各道之田多下等以貢法收稅無三等而然也
然則不必試驗而其好惡可前知也故欲行貢法永世無弊莫若依上
項之議下等分三等施行便益○上引見都承旨趙瑞康同副承旨成
奉祖問貢法便否更令議政府擬議以聞○傳旨吏曹擇咸吉道四鎮
子弟可爲從仕者慶源四人會寧三人慶興鍾城各二人以充宿衛待
滿二周加資滿差令其道監司都節制使須即選其子弟輪次授職其
中有文才武略可以侍衛者不在此限穩城府亦以四鎮例選子弟二
入從仕且慶源慶興乃 祖宗興王之地居於二邑者分其元居及客
戶錄其姓名被選者初授從八品其餘會寧鍾城穩城子弟初授正九
品○辛丑臨津縣監全玄老辭引見曰歛散義倉勸課農桑守令之所
當先務也徃就汝邑欽哉○司諫院啓前佐郎盧懷慎妄之首飾僭擬
官掖懷慎知而不禁宜令攸司鞫問情由痛繩以法 上曰懷慎之事
律以大義則罪及家長宜矣然予知其實懷慎初不知也而僭分越禮

窮極奢靡者乃妾母所爲也予旣罪其母懷慎狂入姑置勿論○司諫院上疏曰名分禮之大者也是故繁縟細物夫子惜之倡優后飾賈誼太息誠以名器等級不可亂也盧懷慎冒亂女色妾女所飾擬諸宮禁僭用無忌其越禮亂分莫此爲甚此而可赦上下之分由此而紊矣伏望特令攸司鞫問其由明正其罪不報司憲府又請之命收懷慎告身○議政府啓義倉歛散重事也守令不用心收歛者皆以違令科罪而去任則勿論輕重失宜勸懲無方甚不可也自今倉庫未畢收歛者及赴任後過半未歛者一依大明律磨勘卷宗條錢糧不行追徵延備者提調官吏以未足之數十分爲率一分笞五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從之○議政府啓先是各道雜色軍丁悉令錄籍如遇大賊盡數調發已曾立法然咸吉平安兩道境連野人變在朝夕軍勢不可單弱也乞令兩道雜色軍中擇其壯實者別作一牌雖無大賊如有警急隨即徵聚以張軍勢從之○議政府啓乞於忠清道自今年始行貢法從之○壬寅親傳 元敬王后忌晨祭香祝○兵曹判書鄭淵啓舟楫軍國重事也國家連年作船所入雜物及人力時未詳定其費頗多今臣與領議政黃喜大司憲朴安臣等同掌其事然各拘職事不能常監請加

差提調官常往來考驗所費木材及鐵與夫人力量宜定數明立文案使各道作船以此爲式則人力稍紓而所費亦減矣 上曰卿言是矣大司憲行當迤差矣 ○ 以金孟獻爲司憲掌令李堅基爲忠清道都觀察使琴柔全羅道觀察使 ○ 甲辰夜城中大水 上慮漂沒入家分遣兵曹漢城府禁火都監五部官吏等于都城內外水邊水灾可畏處救之又遣中官往審水浸狀 ○ 乙巳濟州安撫使啓道內公私賤及平民再犯竊盜假屬官奴者群聚作賊略不懲艾乞徙平安道沿海各官從之 ○ 丙午以昌德宮朝啓廳及東月廊集賢殿藏書閣皆在宗廟主山來脉悉皆毀撤別開新路以通 宗廟往來議政府啓今開宗廟新路撤朝啓廳及月廊等屋宇若後不復用則毀之可也如或用之請勿毀之 上曰朝啓廳及月廊傾危欲毀之者久矣非因新路也 ○ 丁未平康縣監李策辭引見曰平康雖是小邑每年講武行幸支應事煩往盡乃心且義倉歛散守令之急務盡心措置以副予意 ○ 初咸吉道人金希達告本道有新地遣護軍李師曾審之 師曾往本道北青率軍一百七十四人行十七日程竟不得更問希達實是謊統師曾囚希達乃還 ○ 議政府啓蒙倭學生徒譯科試取時宜并講四書以全其業倭

學人每試毋過取一人從之○戊申傳肯咸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道內
有新地事喧傳已有年矣親說者亦非一二計也豈無自而然哉想必
有其實也然差人尋訪又非一再而猶未得焉載籍前史漢武帝拜張
騫爲中郎將齎金帛直數千巨萬至烏孫久之未得其要因遣副使於
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傍國烏孫送騫還使數十
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到後所遣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
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唐太宗廣求王右軍蘭亭真跡聞僧辨
才寶箴召至長安密爲畫策求索未得辨才托疾還山御史蕭翼承密
旨携二王書法微服至湘潭隨客船至越之永欣寺過辨才院辨才迎
入相詰因此踰月相從情甚相得談論翰墨仍示二王書法辨才熟視
曰是則是矣非得意書也取出梁山匣內蘭亭書法示之後翼伺辨才
之出潛往撤關取蘭亭驛馳以進太宗大悅擢翼爲貟外郎前日於江
原道武陵島搜訪之時皆曰未知在處後曹敏等尋得蒙賞乃於蓼島
看望時聞曹敏之事而亦或有自望求覓者矣以此觀之允其土地書
籍尋訪亦甚難矣必誠心求之然後乃得之天下古今之常事也得之
與否在於求之誠不誠如何耳今新地之事亦類此也若無其實則傳

之者何若是之久而說之者何若是之多歟况此新地在吾域中尤不可不知求之以誠必有得之之理也卿其知悉境內古老人及事知各人等處或懸賞以問之或開說以訊之多方計畫庶行咨訪以聞○傳旨咸吉道觀察使放遣金希達等各入○傳旨吏曹三陟府使李遇霖曩於輪對見之年老重聽須當適差又聞藍浦鎮兵馬使全仲舒年老亦當改差○議政府啓松木禁伐之法詳悉無遺唯山直之數本小兵曹又於山直多收東炬山直又收米於所掌入戶因此山下居人斫伐松木專不禁止實爲未便自今擇壯實者加定山直其束炬徵斂一皆禁絕以分授山名及人名移關司憲府常加檢覈伐三十柱以上者計贓論罪外方定役兵曹郎廳亦使分掌嚴加考察如有掌內伐百柱以上者隨即罷黜從之○全羅道觀察使進青琅玕○己酉御光化門觀射命僉知中樞院事趙石岡等九人試射鐵鏃矢○軍器監提調判中樞院事李順蒙中樞院副使趙惠等啓今以判事閔恭除安東府使恭久任本監諸事備詳知之且今點閱甲冑等物事務方殷乞待事訖補外上曰此人不可以崔海山邊尚觀例比況已授外任不可輕改○庚戌御勤政門受朝○先是慶尚道貢船五艘全羅道二艘役以船軍

造作回泊上京歲以爲常慶尚處置使啓船軍因貢船回泊連月離戍
非惟防禦疎虞有違撫恤船軍之意乞依江原道水站例以各官烟戶
軍造船又以公邊各官鹽干捕魚人之習水者轉轉回泊管船千戶令
史使令亦依祿轉例皆以鄉吏定送下議政府兵曹議之僉議啓曰烟
戶軍連年造船其弊甚多且回泊之時風水之變海寇之侵皆船軍所
當守護者也行之已又不可輕改唯貢船用處不緊而每年有定額材
木殆盡將爲可慮自今兩道貢船以三年一次上納從之○傳旨吏兵
曹平安咸吉兩道公邊差任人議政府與兵曹同議擇其有武略者錄
其姓名精加選用已有著令其餘各道則此法不立臨時叙用故或有
年老無材不合防禦者自今六道公邊守令各鎮僉節制使及萬戶吏
兵曹與議政府都鎮撫同議擇可用者預先置簿每當叙用之際隨闕
填差○辛亥金化縣監趙謙交河縣監許琬辭引見曰勸課農桑明慎
用刑守令之先務也且國家使民不得已也字恤之心不忘于懷則雖
勞不怨矣義倉本以恤民而取歛之際反受侵督之害汝往就職體予
至懷以安民生○司憲掌令洪深啓今以高得宗爲義禁府提調得宗
嘗以貪汚抵罪以貪汚之人治獄則彼豈心服而輸情爭得宗又使日

本僭率無賴之人爲人無行如此不可任用請收成命 上曰此豈終身不叙之罪耶若等之言似爲迂矣○壬子幸昌德宮觀 宗廟主山來脉因崔揚善之請也○太宗元從功臣前護軍鄭稀年老無子妻亡家貧寄食於人 上憐之特賜酒食因謂承政院曰稀貧窮可哀當給衣服然不可常常給之其將奈何僉曰賜以冬夏衣服笠靴米豆等物擇各司婢寡居有室廬者妻之使安其生從之○議政府啓濟州各浦公私船雖屬防護所未有體統乞自今悉皆刷出分三軍各於掌內泊立如有倭賊左右俠攻乘機應變似爲便益且安撫使旣管掌馬政而旅義大靜兩邑守令亦且兼任牧養則別遣監牧官非徒乘傳之煩官多民小實爲有弊自今革監牧官以兩邑守令分掌牧場令安撫使糾理從之○癸丑知中樞院事權踶啓臣弟蹲鐘樓監造時以其材令工造胡床因此繫獄蹲氣質本弱加以疾病不食有目以臣迫切之情不忍視之且蹲年五歲時臣父捐世常言曰加我數年待蹲十歲則予死無所恨臣父之言琅琅在耳臣之於蹲有所喜則臣倍喜有所憂則臣倍憂請保放推鞫言訖輒下淚從之○司憲府上疏曰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人無四維則謂之人不可也中樞院副使高得宗以海島微生

特蒙 上恩位至堂上宜當謹守法度圖報 聖恩之萬一歲在戊午

管押赴京所率通事邊鎮病不能行得宗具辭以聞以平壤通事姜智順代行到 帝所則以正官受賞稍優乃於

皇帝親賜衣服之際以

其子正道冒名濫受其見利而忘義甚矣未幾又以通信使將往日本

不改前心耽好雜戮將金海官奴申福妄以船上慣熟矇矓啓聞其心

以爲所欲既成則禮義不足畏也舉此數事則其人可知也請還是命

不允○玉果縣監丁孟岳辭引見曰勸農桑慎刑罰守令之先務汝其

體予之懷徃欽哉○議政府啓內禁別侍衛甲士等軍士大小邊將母

得率行唯於咸吉平安兩道防禦最緊許令帶去每一日給到二應變

署甲給到十五已曾立法下三道則島夷賓服海島無警而大小將帥

例引兩界各以親戚臨時啓請率行不唯有毀成法宿衛漸致疎虞不

可不慮乞自今兩界外各道邊將母得請率禁軍如有海島有變不得

已者則其給到之數依兩界例從之○甲寅永平縣令金璘辭引見曰

勸課農桑守令重事而義倉歛散亦所當務汝往欽哉○平安道都觀察使鄭奉上箋謝陞嘉靖○黃海道鳳山郡蝗○乙卯御勤政門受朝

○咸吉道觀察使馳報穩城府乾元洞地燒有烟氣掘視之土石焦煥先

是慶尚道寧海咸吉道鏡城亦有地燒土石俱焚數十年不滅前左議政崔潤德承旨趙瑞廉金鉉嘗見之至是乃啓 上下其書于各道令開具其狀以聞○同福縣監河綱地雲峯縣監蔣等知禮縣監金壽貞辭 上引見曰勸課農桑守令之急務而勸課之際過於鞭撻則反害及於民義倉歛散賑恤之先務而收歛之時過於侵督則反生怨焉役等當體予至懷往歛哉○兼成均大司成權挺等上疏曰竊觀比年以來學徒怠業不務經學專事抄集散業樂群暫不加意遊閑四散不集學舍是必教養乖方勸導失宜故也臣等謹按經濟六典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日禮曹受判內節該試年科舉必須通五經者乃許赴試宜令成均館分四書五經齋增廣生徒敦加講勸其試講之法一朝而群至則非惟講問不能精容或有冒濫之弊今後生徒入大學齋讀訖成均館報禮曹禮曹與臺省各一貟詣成均館同加考察講說詳明融貫首選者立簿書名升論語齋其不通者仍在本齋以俟其通論語孟子中庸齋考講升陟皆用此例至於中庸講訖皆通者升于禮記齋讀訖成均報禮曹禮曹與臺省貟考察皆如四書例以此至春秋詩書易齋五部生徒則教授官試其通講者送成均更講如上項其州府郡縣

生徒各道觀察使每年春秋遣通經守令及閑良官二三員歷至都會所考講亦用成均例某人通某經某書明書于籍悉送成均館成均又報禮曹更講如館例館及五部外方生徒皆置簿止書某人通某書其經更不定其高下至于午卯酉年成均報禮曹禮曹啓聞令京中成均館漢城府外方各道觀察使將上項通四書五經者以前定額數試取臣等竊惟是法乃勸學之良規而實祖宗之成憲也廢而不行誠為闕典臣等屢請舉行議論不一至今未行若此不已誠恐數十年之後將魯魚之不辨安有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致君澤民之才之可望乎臣等又念大綱既好其中小節雖有未安弊不至於傷民心姑試行之不可乃已亦復何傷伏望斷以宸衷申明舉行以示勸勉使學者不迷所嚮下議政府議之右議政申槩右贊成河演左叅贊皇甫仁禮曹叅判尹炯等皆從其議仍議未盡條件一通四書五經者直赴會試其中會試者雖未入一等依一等例陞品叙用如有未中禮曹移文吏曹京中東西班外方教官隨宜差任於教官差任則稱爲訓導以別於前此通一經四書爲教導者之例一時散四品以下及成衆官未得居館自願講經置簿者雖非生員進士亦聽一依已卯年受教通三經以上置簿

者姑令赴試一外方生徒每通一書上京置簿有弊通三經以上者方許上京各官教導自願講經置簿者同一續典謄錄內前銜叅外生員自願入學者亦許赴學其或居館累年考不中第者考禮曹月講分數圓點多小京官叙用條申明舉行一各官守令如欲赴試者從自願辭職讀書置簿領議政黃喜禮曹判書閔義生右叅贊李叔時等議亦同但駁守令辭職一條以爲若然則是勒令辭職也且爲儒之路不廣宜從自願將所讀三書計日受由上京置簿還任上令時行大小文臣更議○丙辰知瑞山郡事鄭公慎竹山縣監宋重孫伊川縣監洪寶慶山縣監曹寔興文義縣令金時霆懷德縣監盧晉諧松禾縣監韓自邇彥陽縣監卞宗悌永春縣監吳倜辭引見曰勸農桑省刑罰字民者之先務也汝其念哉且今北方虛弱徙南民以實之群情騷動予甚慮焉汝等體予之懷則可以無弊矣又謂洪寶曰今農務方興而行幸擾民於心未安然予疾未痊聞伊川溫井甚好故予將幸焉已遣人修治擇汝爲守往盡乃心無弊措置以副予意○兵曹啓京外軍器藏之官庫不時修鍊儻有緩急悉爲無用自今京中軍器分新舊著標置簿分授當番甲士忠義內禁別侍衛等限六月修鍊其已修者即令修納未修者

輪次修治其中失毀者隨即推勑督徵外方各鎮各官軍器亦令當番
軍卒及所居侍衛牌分授一依京中例 從之○丁巳 王世子嫡權
氏生元孫於東宮資善堂都承旨趙瑞康等陳賀 上曰世子年齡已
壯而無嗣予甚慮焉今生嫡孫予心之喜固莫如斯領議政黃喜率集
賢殿副提學以上陳賀私禮也 上謂議政府曰今元孫生以中國觀
之即行大赦固其宜也然赦者君子之不幸小人之幸也故予久不行
之矣予意以爲今日之事雖云慶事非元子之例姑依近年囚人放赦
之例欲放流以下已結正未結正之罪都承旨趙瑞康以爲唐高宗時
皇孫生大赦改元一國喜慶無過於此大赦可也卿等之意如何僉曰
我國慶事無踰於此大赦便 上從之御勤政殿頒降教書以敬順王
后忌晨羣臣皆著時服樂陳而不作其赦文曰古昔帝王莫不以繼嗣
爲重螽斯之歌衆子封人之祝多男蓋爲宗社之大本而國家之景福
也予以否德叨承丕緒思付托之至重願繼述之敢忘念惟世子年齡
已幾於三十尚未得其嫡嗣予心慮焉今者世子嫡於七月二十三日
乃生嫡孫茲乃 祖宗積累之深亦惟上天輔佑之篤諒神人之交慶
而臣庶之舉欣也自正統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

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鹽毒麁牋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戮既膺多福允協熊夢之祥宜布寬恩丕衍鴻圖之慶讀教未畢殿上大燭忽墜地命速撤去○戊午

王世子嬪權氏卒嬪有懿德動靜威儀皆有禮法兩官寵愛優等病革上親往問疾須臾幾至再三及卒兩宮痛悼廢膳宮中侍御莫不涕泣六承旨及禮曹判書閔義生叅判尹炯叅議權克和知中樞院事鄭麟趾繕工提調戶曹判書南智同知中樞院事李憲儉等叅酌貞昭公主元敬王后喪葬之例以啓上曰降元敬王加貞昭公主一等於是置斂嬪都監禮曹啓舉哀依外祖母之例上曰嬪乃予同舍冢婦何忍出外舉哀况嬪死舉哀古無正禮乎百官以時服詣勤政殿庭行吊禮禮曹啓東宮著素帶三十日而除上與中宮素帶五日而除停朝五日從之○已未命咸陽君諦主喪以知咸陽郡事權自弘典喪葬諸事自弘嬪之從兄也○禮曹啓東宮僚屬並令著素帶三十日從之○上謂承政院曰宮中皆言世子所居之宮生別二嬪死別一嬪甚爲不祥宜毀撤勿復居此大抵父母百歲之後人子傳居其室坐立之

處聲音宛然不忍居之予以樂天亭母后病苦之處故亦不忍居人言
景福宮不吉之地由是移昌德宮從者亦不安寧故不得已還移如是
者非一矣然古今爲人子者孰不傳居父母宮室况東宮非他比也固
不可毀之世子又不可居宮城之外也但宮宇淺露不宜居處欲於資
善室外別構一宮使居之卿等熟議以聞都承旨趙瑞康及禮曹判書
閔義生參判尹炯等議以謂 上敎先當請停不緊之役須急經營
從之○庚申遷嬪柩于昌德宮議政府廳道路觀者莫不垂涕仍命右
副承旨姜碩德曰嬪無壯子誠可憐憫卿宜徃覘諸事曲盡布置俾無
後悔○禮曹啓設齋時疏文代押祭文只書國王遣某 從之○辛酉
上召嬪父權專曰大抵婦人見愛舅姑爲難嬪旣見愛於予及中宮今
乃至此夫復何言然元孫之生足以慰悅予心脩短有數不假人爲卿
其爲予節哀○壬戌禮曹啓歸化野人童羅松介奸野人巨乙加介妻
好致哥 上命本曹與議政府同議慶置之方或謂削羅松介兼司僕
收其丘史或謂羅松介好致哥並繫獄懲戒或謂任其所爲姑置勿論
或謂離異不須詰問乃命囚義禁府○傳旨允人以元孫稱名者悉令
改之○議政府啓咸吉道慶源都護府 祖宗興王之地而今反屬鏡

城實爲不可宜以鏡城屬吉州道以慶源爲界首官屬以會寧慶興鍾
城穩城富居等官從之○兵曹啓近因東西兩界防禦最急擇別侍
衛甲士之武才卓異爲衆所服者赴防已有著令軍士不顧大體貪戀
仕到雖無才略者爭願赴防大小邊將亦以親戚不問才否冒請率行
實違立法之意且主將遞代後夤緣請托移付他鎮仍留四五年累蒙
遷轉每奪居京侍衛者之都目爭訟不絕自今兩界大小邊將帶去軍
士須考武才錄許令率去其赴防已滿周年者兵曹又考武才錄以居
京軍士須即遞遣以均勞逸其有老親獨子者許令周年内因公覲親
永爲恒式從之○癸亥上除素帶左承旨閔伸等啓世子嬪服已
盡且當熟時父御素膳請進肉膳上曰雖無服之人或有緣人情而
不忍食肉况嬪服二十日明載禮文姑從權典五日而除且予無疾豈
敢食肉再請不允○知昆陽郡事金異常濱原縣監李臨青陽縣監金
彭老麟蹄縣監鄭允慎山陰縣監禹訓江陵判官姜曠羅州判官崔壽
老辭引見曰允爲守令者職帶勸農孰不知字民爲先務乎察節氣早
晚勸民農桑汝等之當務也且義倉歛散亦是賑恤之本牧歛之際毋
使侵督今聞下三道農事稍稔然以咸吉道入居或致騷擾汝等往盡

乃心曲盡布置以副予懷○禮曹判書閔義生右叅贊李叔時等啓嬪
服已除請進肉膳上曰人君無服制而於嬪則有之古者九月之服
今降爲二十日又從權宜五日除帶於予心不安予無食肉之理義生
等曰時方酷熱久御素膳恐生疾病萬一違和後悔何及上曰予今
年未衰老且無疾病何敢食肉以違古制乎義生等曰太宗遺教曰
主上性不能素膳太宗之教在耳其如不遵遺教何上曰太宗
遺教乃爲大事而發非爲如此小事更勿多言○平安咸吉道都體察
使皇甫仁辭○甲子領議政黃喜率百官具朝服上箋賀生元孫其箋
曰聖曆應期茂啓泰亨之運儲闡毓慶煥開震索之祥祚衍宗祊歡騰
朝野恭惟聰明睿智剛健粹精大統大業之丕承無競惟烈文子文
子之相繼不顯其光璿滋長盤石增固伏念臣等端逢盛際忝簉班行
壽富多男切效華封之祝本支百歲願賡周雅之侍開城府及各道隨
所聞先後皆上箋以賀○議政府六曹啓昨勸肉膳未蒙俞允臣等
以爲今方酷熱久御素膳請進肉膳以副臣等之望上曰今雖除素
帶日數不可不終嬪自配東宮未見一事差誤情愛尤篤乎何遽忍食
肉喜等曰今聞上教心甚感動然連值國忌又當熟時久御素膳

慮恐

上體因此違和

上曰卿等懇請予當過十日乃食領議政黃喜等又啓曰古者天子諸侯本無服制而後世制爲服制然十日定限

無所據依今已經七日雖御肉膳何損 聖德 上乃許之○青山縣監安壽希辭引見曰近年以來下三道稍失農業忠清道又因溫陽行

幸至為疲困其均給義倉以活民命副予至意○八月乙丑朔命兵曹

判書鄭淵叅判辛引孫都鎮撫李順蒙成達生金宗瑞南智朴從愚等

同議擇朝官詳知火炮之法者分遣東西兩界使之教習以備不虞乃

以護軍李好誠前判官邊尚觀薦遂分遣兩道號曰監鍊官教習火炮
大小邊將守令萬戶若不用心四品以下直斷三品以上啓聞科罪○

上謂金宗瑞鄭淵辛引孫等曰國家以巨乙加介之故待好致哥甚厚

今背夫與羅松介奸當置於法然其父豆稱介於我國有勞羅松介則

別無勲勞宜以法繩之然不隨允察逃去上來宿衛其心可賞以此觀

之皆不宜抵罪且當熟時累日繫獄恐生疾病疏放何如僉曰 聖教

允當命皆放之竟奪羅松介兼司僕○司諫院啓鍾樓造成監役官自

服其罪者乃以犯贓皆未還職辭證各人招承如一而身不自服者罪

名已成亦不宜脫免今皆蒙宥未可治罪請收職牒以懲後來且全羅

遺知康津縣事趙璘買其邑留養公馬是乃監守有盜乞令推劾又令分遣各道推刷人物敬差官必不能親執其事但檢察而已若爾監司可自爲之請勿遣上曰予當與大臣議之但推刷人物國家之大事不可不遣○丙寅司諫院啓人君爲先世設齋稱弟子於佛爲尊者押於疏文尚曰不可況今殿下爲世子嬪乎恐悖於理請令主喪代行上曰使主喪設齋政府已再請然予竊思設齋爲死者薦導之事爲冢婦設齋而獨於疏文不押乃以主喪代行尤爲不順○仁壽府尹柳季聞上言平安道義州防禦最堅之地也居民夥多城郭狹隘儻於永合時野人突入則噬臍無及矣矧今本國使臣護送遼東軍兵內女貞居多我之虛實彼必深知義州必先受敵不可不慮爲今之計莫若量居民多小增築城郭又加軍額依中朝例設校場鍛習士卒以備不虞下兵曹議之○戊辰掌令金孟獻啓今以中樞院副使高得宗爲聖節使得宗嘗奉使中原以其妻子冒名通事濫受賞賜又於通信目本以其吹笛人妄稱貫於舟楫朦朧放達所行若茲請勿遣且鍾樓營造董役官等皆以赦前所犯不分輕重並令還任臣等以爲罪在犯贓不可輕縱請置於法上曰若等之言迄矣此人等罪名不成且叢在赦前

不可治罪得宗所行非是貪汚益獻更啓曰得宗之事非特臣等以爲不可舉國群臣皆以爲不可乞勿遣不允○己巳司憲府上疏曰奉使天庭專對之職實難其人不可不擇中樞院副使高得宗歲在戊午管押赴京通事邊鎮病不能行代率平壤通事姜智順以行乃以其子正道冒名受賜以爲已用奸貪不直莫此爲甚有司請罪特蒙寬典宜當小心謹慎以荅上恩又於通信日本之時耽愛雜伎欲娛耳目妄以金海官奴船上慣熟矇矓啓聞監司沮止終莫率行稔惡不悛又至若此其行詐欺天放縱無忌之狀在人耳目故於義禁府提調命下之日臣等具辭請罷未蒙允俞猶懷忿切今又差聖節使實違臣民之望乞收成命擇遣良臣上曰若等言誠誤矣得宗豈至若是哉得宗若不可使則何不於拜二品日止之掌令金孟獻啓曰除二品之日不曾諫者臣等誠有罪也然得宗貪饕之人奉使誠不可也得宗若復奉使見者豈不曰貪饕之人復來乎頃者義禁府當斬仲生之時得宗曰何忍見之吾當移病及斬日得宗果稱病不出即官請坐竟不出舉此事則其爲人心術可知豈宜使於上國委以專對之任上曰此非終身不叙之此且赦前事也毋煩更請終不允○辛未右正言李繼善

啓憲府再論高得宗不宜入朝未蒙允俞臣等亦以爲得宗不可使也
請從憲府之請 上曰若等或有所當言而言者或有不可言而言者
使事至重叢遣日逼若等沮之復誰遣乎予未知其由 ○濟州安撫使
率處康貞寶縣監權自庸辭引見曰勸課農桑義倉斂散皆守令之
先務且濟州牧養畜產尤爲急務往欽哉 ○震司膳食醫雀自沈等二
人行解恤祭 ○壬申大雨是夜城中大水漂沒水邊人家平地水三尺許
○上令議政府禮曹議 王世子嬪喪主除服之節領議政黃喜判書
閔義生右叅贊李叔時叅判尹炯等議 王世子嬪卒哭後喪主除衰
服以白衣白靴烏角帶烏紗帽常侍魂殿朝夕上食若朔望祭及俗節
別祭則著衰眼行祭期年而止有不得已之故具辭以聞然後出入右
議政申槩議喪主以衰服常侍魂殿期年而除左贊成河演議喪主以
衰服常侍魂殿期年後以白衣白靴烏角帶烏紗帽朔望祭及俗節別
祭詣魂殿致齋行祭三年而止 上從喜等議又議嬪墓立石馬與否
黃喜申槩李叔時等議 先王陵室有石人二石虎二石羊二石望柱
二而無石馬今世子嬪墓亦宜除石馬河演議石馬有古制自今於陵
室皆置石馬二爲便閔義生尹炯等議 元敬王后之陵石人四石羊

四石虎四石望柱二無石馬貞昭公主墓石人二石羊二石虎二今除
石馬加羊虎各一以別貞昭公主墓制 上從演議○禮曹啓今秋兩
過多禾穀損傷請於四門祈晴從之○黃海道江陰兔山鳳山官及
龍泉站大水禾稼損傷令其道預備救荒之資○祭酉信川縣監崔中
辭引見勉以民事○議政府啓厚陵守護軍四十戶齊陵守護軍五
十戶今世子嬪墓守護軍宜差減爲三十戶 从之○甲戌安東大都
護府使閔恭辭引見曰今徙民入居騷擾不貲往盡乃心○咸吉道都
節制使啓鏡城府官奴毛知里奸女妓因姦恚投射軍官會處推劾抵
罪決杖一百贖徒三年此人罪重罰輕懲艾無門請置極刑命安置濟
州○乙亥掌令金益獻啓成均館專爲教訓故五部教官職帶成均者
初一日朝賀外其餘衙日勿令隨參以專其任今以成均司藝何潔爲
人物推刷敬差官恐有虧於教養之方乞勿遣貽命改差○議政府啓
謹按唐書百官志太常博士按王公三品以上功過善惡爲之謚唐文
粹按舊儀允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
司存韓愈以故吏撰董晉行狀請牒太常議所謚牒史官請垂編錄柳
宗元以從孫撰右散騎常侍柳渾行狀上尚書考功下太常謚議曰貞

奉勅依今我本朝允大臣之卒令親戚述其行狀呈于吏曹吏曹報議
政府移文禮曹下奉常寺考行定謚又移文春秋館垂諸編錄則謚號
之法悉遵古制宜無可議但行狀或有溢美之辭而議謚之際未免名
實相浮之弊臣等又按論語子貢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
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曰允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
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
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
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孔子不没其善
能如此亦足以爲文非經天緯地之文也語錄問孔姞事如此不好便
敏學好問經得甚事曰古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
之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
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爲
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爲謚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
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唐書百官志吏部考二郎中
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及其行狀若死而傳於史官謚
于太常則以其行狀質其當否又唐文粹丞相呂諲謚議獨孤及議曰呂

諶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在台司齷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其爲
荊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大抵以威信爲主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
而三楚之人悅服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
名而請謚曰肅嚴郢駁議曰故相國呂諶昔事先朝累當太任至德之
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盡忠一月三接今太常議荊
南之政詳矣而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扶瑕掩瑜之論非中
適之言也國家故事掌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
能無害武能禁暴威烈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
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曰忠肅獨孤及重議曰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
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
劄之鑑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
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參之禮經而求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
今我本朝謚法行狀則考功無可否之論議謚則奉常只書謚號字義
取旨而已至其入實德行事之迹則略無及之誠爲未便乞自今令吏
曹考功司以其行狀質其當否磨勘覈實然後下奉常寺奉常議所謚
使遵聖人不沒其善之義參用古制駁議重議之法節取其人之行實

若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以爲謚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二善以爲謚惟無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加惡謚各於三謚之下並錄謚議行實依前取旨施行則庶有合於古制而無名實相浮之弊 從之○上護軍閔光美等六十人上言曰臣等竊見我國自三韓至于高麗世世事大高麗設漢語都監及司譯尚書房專習華語其時漢人來寓本國者甚多至國初置司譯院如龐和荊華洪揖唐城曹正等相繼訓誨由是親炙習業人才輩出然學徒所讀不過老乞大朴通事前後漢等書而已且其書所載率皆俚近俗語學者患之判三司事楔長壽乃以華語解釋小學名曰直解以傳諸後今 主上益勤事大增設講肄官別齋學官并前銜擢知生徒及承文院吏文學官學生等皆給餼廩敷加勸勉教養之方至矣盡矣而無他師範唯以直解一部爲習長壽之功至此大矣而况中朝儒者見直解皆以爲解說至當敬慕不已則長壽之爲人可知矣 聖朝曾無褒賞臣等竊惟憾焉伏望 殿下特舉善善之長錄長壽子超陞爵秩則不惟慰長壽於地下實是盛朝之令典也命吏曹錄用其子○禮曹啓元敬王后返虞時鄉唐樂陳而不奏世子嬪常時亦無音樂之節今返虞時無樂爲便 從之○傳旨禮曹我朝 祖

宗以來山陵制度悉遵古制金銀珠玉一切不用今以銷金銷銀飾明器服玩等物納諸玄宮有違古制自今雖銷金銷銀一皆禁斷永爲恒式○丙子臨瀛大君璆和義君璫陰使奴每邑金司正朴枝以女二人衣男服披蓑衣乘昏入自光化門爲把門者所捕上曰璆璫不可依律施行只收職牒與科田僕從置於關內使不得他適只許來往本家亦使節之以時不得自擅杖二女一百放濟州爲官婢亦杖每邑金朴枝等一百收朴枝職牒贖徒二年每邑金以私奴贖流三千里○慶尚道玄風人前縣令朴文祐進粟一塋或三穗或二穗○祈晴于宗廟社稷昭格殿○丁丑遣中樞院副使高得宗如京師賀聖節上率群臣拜表如儀○禮曹啓王世子嬪哀冊宜令喪主及東宮僚屬等上之從之○戊寅知咸陽郡事鄭纁龍潭縣令李居敬辭引見曰予聞公邊郡縣雨水過多又有風變然不至害穀予未知其實也失農之民或有流移宜當賑恤勸課農桑以厚民生副予至意○己卯議政府啓竊詳先王先后上謚節次前此議政府署事時本府行移吏曹吏曹行移奉常寺奉常寺敎依施行報禮曹本府據禮曹呈啓聞受肯去甲午年本府罷署事後吏曹直啓受肯敬惟上謚傳示萬世事莫重焉今

王世子嬪謚乞令吏曹報本府本府行移禮曹禮曹行移奉常寺奉常
擬議報禮曹本府據禮曹呈啓聞受旨施行從之○庚辰御勤政門受
倭人宗彥七所遣皮古三甫羅等四人吾良哈充賞等三人隨班獻土
物○漣川縣監安璿知德源郡事李克潭辭引見曰大抵咸吉之民
怠惰愚直京畿之民徭役煩重固當撫摩子育各勤乃職以副予意○
上以領議政黃喜年老初一十六日外勿令朝參○同知中樞院事趙
琬卒○開城留後司留後李思芬卒思芬初名都芬慶尚道星州人萬
年之曾孫五任守令三爲鎮帥皆有勞績歷左軍都摠制至是卒年八
十八謚胡簡彌年壽考胡平陽不訾簡子春英○壬午受常參(刑曹)
啓平安道平壤囚強盜船軍金巨只信德川囚良女德只殺人強取財
物慈山囚鄭莫同等三人故燒人家竊取財物請皆依律處斬慶尚道
軍威囚良女升加伊與奸夫石伊謀殺本夫請依律升加伊陵遲處死
石伊處斬皆從之○平安道都觀察使鄭榮請於關塞要害處設板
釘以拒賊其制將長大板鑿孔兩孔相距不過二三寸以堅梗木長一
尺燒煮剝之自板下逐出使不得拔約廣十步埋之地中釘出地四五
寸則賊之馬步不敢輕進矣上然之命姑試之○戶曹啓各道監

司轉報雨澤已有成法然土性燥濕不同入土淺深亦難知之請於書
雲觀作臺以鐵鑄器長二尺徑八寸置臺上受雨今本觀官貟尺量
淺深以聞又於馬前橋西水中置浮石石上刻立趺石二中立方木柱以
鐵鉤鑠趺石刻尺寸分數於柱上本曹郎聽審雨水淺深分數以聞
又於漢江邊巖石上立標刻尺寸分數渡承以此測水淺深告本曹以
聞又於外方各官依京中鑄器例或用磁器或用瓦器置廊宇庭中
守令亦量水淺深報監司監司傳聞從之○甲申風水學提調禮曹判
書閔義生知中樞院使鄭麟趾等啓捉脉附范麟云穿墳之法須要深藏
自一丈之深以下雨濕之所不能至旱氣所不能侵司馬溫公云穿墳宜
深深則盜難近也李守約云允葬掘者皆淺葬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
此患福州人舉移舊墓稍深者不無有水淺葬蓋防水耳北方土地深厚
深葬不防文獻通考云營山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
唐太宗葬昭陵深七十五尺胡氏消吉書云葬穴淺深用土圭其尺尺
五寸由是觀之古人穿墳之制莫不以深爲貴其淺葬者只避水患議
者曰穿墳之制當用周尺然而本國葬率用高陵丈阜雖深鑿似無水
患矣若用周尺則非惟戾於古人深葬之義以周尺穿地亦無古文矣

至若胡氏消吉書參用九成之法則開墳之淺或至五尺其法之不可明矣本國山陵穿墳皆用營造尺已有格例今以周尺計營造尺其長一尺五寸與土圭尺尺有五寸之丈相合矣乞自今陵室穿墳宜用范麟一丈之說遵 祖宗已行舊例用營造尺鑿深一丈之下以爲定式若於土薄水淺之地則當臨時量減尺數從之○領議政黃喜奉書承政院其略曰臣子保身犯罪所受科田內祖母田遞受交河縣十五結例在屬公臣以臣之田莊所在又近於臣母及外祖之塋欲將臣之科田啓請相換即具書已呈承政院矣臣子致臣采言問諸同僚皆曰此事明有舊例臣切念事涉保身心懷慚懼遂不上聞伏望從容善啓許令以臣科田授受不失世業傳之子孫永守域塋臣死日無憾矣承政院以啓乃許之○丙戌親祭于 文昭殿○咸吉道都節制使馳啓女真金毛多虜漢人李相爲奴臣與相語粗知經書習吏文仍畱營中若給縣布三十匹則可得買之 上謂領議政黃喜右議申槩左贊成河演右叅贊李叔時承文院提調閔義生柳季聞安止金聽曰漢人被虜者投我則解送京師已有舊例野人若見我買被虜漢人謀利之徒爭來買之被虜者雖自投我境野人援例求償其事難繼如不聽邊釁又開況

今相見招而來若還毛多亦必見殺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莫若使毛多自率上京然後賞以衣服仍量給綿布可矣或以爲相被虜爲奴國家收買解送則朝廷益見我事大之誠買之爲便何如而可其議以聞喜演李聞止聽等議曰毛多雖帶相上來若賞賜未滿其意必生怨隙且館穀之費不貲况漢人被虜倭寇者來歸於我買以米斗解送又有例焉相亦依例買之可也但其直過多令邊將更詰量減買之爲便叔時曰野人虜掠常事也彼若聞毛多賣人收價必將所虜漢人不論老弱爭欲賣之則邊將難支矣且我既知爲漢人則不買又不可乞依聖教施行義生曰國家若有任使之事朝廷若有尋討之命則不得已收買既無此事何必強買解送乎我雖不買彼既甘心使喚必無殺害之理雖朝廷聞之豈以我爲非乎不如還給毛多聽其所爲申槩曰當如聖教諭毛多帶來毛多如不肯依喜等議買之可也上從槩議○議政府啓今民生多苦而分遣採金差其弊甚多乙自明年除散差遣金工千諸道傳習採金之術傳習既熟然後乃還令產金各官守令以傳習者採之親自董役首領官巡行考覈限以五年憑核各軍所採數及人力日數定爲常貢其本定貢物量移無金各官採金者因公作威暗受

贈賄冒指產金處爲不產多產處爲少產或私竊用金一應犯法者許人陳告守令報監司監司照律斷罪以贓物充償告者知情不告及贈與人者委首領官及守令等考察其產金有無顛倒施行者並皆抵罪見告產處者亦宜廢賞從之○丁亥右獻納閔寅啓今以黃致身嘗抵換之田換賜領議政黃喜臣等以謂父子一體給其父猶給其子上

曰黃喜初若啓予何為不可所以非之者初不啓予耳今以科田相換亦何不可寅更啓曰初不啓達擅自相換此致身之不肖也今特命換給是長致身之欲也上曰雖特賜何害於義○兵曹啓修城典船色別監依威儀色禁火都監例以本曹郎廳一員兼任從之○戊子兵曹

啓咸吉道入居人率行奴子如背主逃亡者宜窮極推按律外大懲下議政府議之僉議啓奴婢皆主律外大懲非唯不可又難舉行請依逃避差役律論罪其容隱者亦並入居從之○己丑典農寺奴睦孝智上言

曰允相地之法以祖宗爲本祖山高峻然後生氣盛生氣盛然後蔭注絲遠蓋山川英靈之氣不能自行因山而渾行融結爲局則必有來龍高聳龍虎回抱朝案分明四山拱揖水脉屈曲泓澄洄瀾來無其源去無其流宜入而入宜出而出可謂吉矣若祖宗低軟來龍微小有斷有

慙氣脉不連山水背趨散亂無歸流神直注宜入而出宜出而入可謂
凶矣今觀嬪宮陵所安山古邑之地其山來龍低弱路斷之處多至十餘
洞林照膽云來龍惡弱生兒銷鑠坤鑒歌云斷山橫慙氣難連地理新
書云道路橫慙今氣脉絕也又新書李筌云築長城斷山岡而秦亡開淇
汴斷地脉而隋亡其大小雖殊理則一也且乾亥山變爲癸坐丁向水
破巳地癸山屬土已爲胎絕誠可笑也雖作土而免其長生之言必發
其不小之害也此山以乾亥作主水破巳地乾方屬金生於已是爲長
生疑龍經云流破生旺皆絕滅孤首經云主山在坎轉步癸丑垂頭爲
艮水行益前山行益後先受木氣次受土氣方受水氣三十年一步十年
一世洞林照膽云乾山來短來山節是亥今俗師爲所見坐乾山短
便以亥山爲主更不將乾山折水此一病也孤首經云宜出而入乘戾
之集宜入而出傷破之實又云見水所出名曰短氣又穴在天關地理
門庭云天關穴不可犯犯之則殺男殺長李淳風小卷天關穴注云天
關者水之源也又清龍帶水而直走青龍者男之位也門庭云左山左水
直者殺長樂道歌云東宮走竄過丙宮長子長孫須夭壽又古縣山家
之亦忌也洞林照膽云市墟古縣婦女微賤其吉凶感應如影隨形如

葬書所謂山崩鍾鳴木華栗芽也明山論云所主吉凶應如影響葬書
云禍福不旋日君子奪神工改天命葬書之法若呼谷中以北觀之正
是凶惡之地上覽之乃命右議政申槩風水學提調星原君李正寧
禮曹判書閔義生知中樞院事鄭麟趾僉知中樞院事庚順道及都承
旨趙瑞康等議之○崔揚善言伐葬石時石鳴如鍾聲以妖言下刑曹
鞫之○庚寅御勅正門受朝骨看兀狃哈昌介等二人隨班獻土物○
召申槩李正寧閔義生鄭麟趾庚順道及趙瑞康等詰問孝智仍命晉
陽大君梁安平大君容叅聽是非孝智力辨不屈槩等啓孝智以安山
葬穴爲乾亥山故水破長生臣等以爲山脉有壬來穴亦落於壬地固
無疑也孝智所言亦皆不足取信然國之大事不可以臣等所見爲定
也宜遣他人更相之上曰孝智之言予亦不信但其地近海恐有波
濤之聲且其穴孝智以爲乾亥而不服亦不可不辨也仍命容及義生
瑞康等更相葬穴又分遣術者于京畿更相吉地○辛亥閔義生趙瑞
康等與安平大君塔往審安山葬穴以孝智書逐條論斷其曰來龍丘
弱路斷之處多至十餘然來龍自安山新郡主山來或起或伏形勢有
氣非丘弱也縱曰紙弱地理書有藕斷絲連之語則豈來脉丘弱而山

氣斷絕乎至若路斷之說都城主山白嶽及齊陵主有路斷之處豈可謂之防害哉若以路斷爲凶則青烏經注云或自然而成或人力爲之出式歌曰高還高位還位則防路養氣何難之有曰乾亥山變爲癸坐丁向水破已地長生方今於主山來脉及落穴處與孝智相之山脈有壬而來且盡伐主山雜木登案山看之主穴落於山之中央故還主山更相之不特壬山穴落於坎更定點穴於其處曰穴在天關蓋明堂水出於主山落穴之下則然矣共探明堂水源一源出於白虎山之北一源出於主山洞之源則不可謂穴在天關也曰青龍帶水而直走門云左山右水直者凶今與孝智共登山頂觀之孝智雖曰第二青龍帶水直下然其山脉非是直走來至水口內向回抱又其來龍之水出於主山東邊洞源流下洞口與明堂水合流入海豈可謂青龍帶水而直走乎其左山左水直者之說尤是妄說地理書有左山右水直右山左水直之文無左山左水之文則其爲妄說不待辨而明矣曰東宮走竄過西宮蓋東宮則青龍之謂也西宮則白虎之謂也此山之案連續自虎故孝智以案山爲西宮其爲誕妄尤甚矣曰古縣山家之忌也地理書云城郭丘墟不合人情之處不用則此地雖云古縣不是大段城郭

丘墟之比也暫築小保而已况地理書城斷路絕傷氣處不用則此山雖在古縣其主山之穴不是城斷之處乃是全地用之何防以此詰責之孝智語塞不答心猶不服初點穴於主山近東更登案山審其山脉改點穴於稍西崔楊善不於改點處穿壙乃於初定處穿壙閔義生詰責之揚善妄曰非我擅移實公所定也○壬辰安平大君瑢及閔義生趙瑞康等還具辭以聞上曰予聞孝智言心頗不安卿等往辨其疑予甚喜之然疑其地爲古縣又恐波濤及聞更考地理諸書羲生等以龍穴明圖蒼龍奔海遊龜下海之語及捉脈賦波濤洶湧未爲盡善城郭丘墟崩破斷岸諸不合人情之處皆不可遷之語上聞上曰波濤洶湧山家所忌者非指濤聲及聞者必是所見常常洶湧之地也城郭丘墟亦不是如此小堡之謂也予當用此地矣然其當初點穴處不詳立標使揚善穿他穴陵寢大事也幾於敗事其可乎其即命李正寧鄭麟趾等更審葬穴尋命羲生等曰孝智之言雖無所取然當大事上書極陳心則可取况更定葬穴實因孝智也其除孝智本役○癸巳兵曹啓各道驛路里數相距不一如有軍務重事稽留不及者憑考檢舉實難宜漸次改量兩平安道朝廷使臣來往之地宜先正之請以新造步

數尺量之每三十里立一標或聚土石或植樹木以識從之○九月甲午朔御勤政殿受朝吾良哈都指揮同智浪卜兒罕等十一人隨班獻土物上引見勞慰之郎甫乙看曰臣年老邈居遐方未得以時朝見只欲每一年一朝耳上曰爾之好意予用嘉之○慶尚道永登浦海水赤遣官行鹹恠祭○丙申平安道都觀察使鄭菴馳啓八月二十六日吾農哈二十餘人自間延榆坡等處潛入虞芮口子射殺邏卒虜婦女六人馬七匹牛四頭擢管前知熙川郡事裴乙寅率軍九名追逐賊拒我乙富等二人皆中傷上命都承旨趙瑞康右承旨李承孫曰自癸丑年以後平安防戍之事布置詳悉遠斥候築烟臺以伺賊變至於夏雨水漲之時防禦之節無不備慮曉諭丁寧然而每被侵掠者實本道防禦之處甚多未盡布置也近邊將以不能禦侮屢被罪責宜警省矣而本國之人雖有其始鮮克有終以如是之人任備禦之責誠難矣今都節制使李澄玉欲於賊路掘坎率軍渡江以護掘坎之卒而虞芮等絕無守護之兵野人乘其虛弱突入殺虜此乃澄玉之失計也以此觀之其他未盡布置之事亦必多矣爾等與右議政申榮兵曹判書鄭淵參判辛引孫等擬議以聞槩等議曰備邊舉無違策唯奉行未盡耳

今聞偵候人皆殘劣無勇惄於深入無敢窺伺賊境而又無糾舉之法
誠爲不可乞自今擇赴防軍士有智略壯勇者錄其名增置斥候循環
刺探知賊動靜奔告于我使得預備則庶可矣即以此意諭澄玉○議
政府啓間延節制使柳江不使軍卒守護虞芮唯以權管及甲士四人
抄遂多叢軍士渡江崛強殊失緩急之宜都鎮撫俞益明護軍朴柳星
分守虞芮等處而布置疎虞又不追逐寇賊罪固大矣都節制使李澄
王都事李耕時等不察屯守兵熟械備至爲虛疎使小賊如入無人之
境人口頭畜恣意虜去有違委任之意請皆劾問治罪上特貸澄玉
其餘即遣義禁府鎮撫金連枝劾之○李正寧閩義生鄭麟趾庚順道
等啓安山葬穴癸坐丁向於古書有忌請改以子坐午向從之即遣義
生于安山改定之掌令金孟獻啓安山葬穴當初已定至睦孝智上言
乃改之葬大事也儻非孝智事必誤矣證考大臣則本府已劾孝智賤
隸也如知葬地之非常告風水學與禮曹擅便上言固有罪矣今特免
其役是賞其功也臣恐後之倣孝智干冒天威者必多矣乞并推問以
懲後來 上曰證考大臣自知其非待罪於予予已非之何必更問孝

智之事非賞功也其人年少可學地理故使免役讀書耳况上言者雖

有過失亦不加罪也何獨於孝智不然孟獻曰孝智賤人不當上言者
也今不問其罪反賞其功臣恐持不根之言變亂是非者將接踵而起
矣請須劾問 上曰孝智所言雖無足取然因此改定葬穴不可謂之
無功也○戊戌保寧縣監安永辭引見曰勸課農桑守令先務然過急
則民擾過緩則失時毋急毋緩往盡乃心義倉歛散所當勤謹而不宜
刻迫刑罰須要寬平而不可失中且忠清之民再因行幸騷擾必多今
年稍稔不至飢饉予聞而喜之徃就爾職欽哉○兵曹啓義州境連
上國如有緩急不可虛弱也其流寓人民在本州者若皆盡還則虛
弱必矣乞自麟山至茂昌軍籍見付人物逃至本州者還之其餘流寓
者一切勿還以實邊鎮從之○司憲府啓知東萊縣事偰獻盜用官物罪
在赦前雖不芻問請徵其已見贓物從之○已亥移御于延昌君安孟
聃弟○庚子謚 王世子嬪曰顯德行見中外顯忠和純淑德○辛丑黃
海道黃州蝗 上曰蝗虫之害予甚慮焉其議捕之之策勿令蕃息○
壬寅遣上護軍韓方至于江原道修講武場行司勇元益秀于伊川修溫
井道路○仁壽府尹姜籌卒○慶尚道晉州蛇梁海水色黃魚多死遭官
行祭解悼○甲辰黃州牧使權護辭引見曰比來黃海道屢被水灾今

年稍穀爭心喜之汝往須以時勸課使無失業予於明幸欲幸伊川其道之民或致勞費爾當均役以副予意○乙巳同知中樞院事柳殷之卒卽之初名隱之黃海道文化人贊成事曼殊之子也以謫官補累遷吏兵曹正郎歷官至中樞院事殷之性豪侈好鷹犬聲色不學無術家道不正初辛禡納評理王興之女爲妃禡既廢殷之娶以爲妻有司論貶離異至是卒年七十二謚荒胡好樂怠政荒彌年壽考胡子江淑沫○慶尚道右道處置使李澄石啓鐵蒺藜兵家利器也宜密散倭賊要害之路以備不虞然則賊不敢輕易突入矣又以鐵蒺藜列於戰艦兵遮則賊不得踰越其利亦倍矣但水陸營鎮不能多作乞令州府郡縣造鐵蒺藜分送咸吉平安兩道以嚴防禦下兵曹議之○忠清道公州燕岐定山舒川恩津文義懷仁大興懷德新昌牙山溫陽木川鴻山鎭岑扶餘尼山礮山林川連山等官地震○丁未遣判漢城府事李明德賜王世子嬪謚冊曰選德配賢旣多內助易名定謚庸示後昆茲乃舊章實非私惠哈爾世子嬪權氏生從名閥早入宮闈性稟謙恭蹈矩儀之有度心專敬誠謹夙夜以無違每承顏以怡愉常率下而雍睦眷言淑媛允矣好逑肆儔位於元良而有補於風教燕媒席慶熊夢鍾祥聖緒

甫衍於宮庭頌聲交騰於臣庶昊天不憖賦命靡融愴懿質之遽亡念
微音之未泯據茲縟禮揚爾遺芳於戲不亡者存如在其左祇受嘉冊
益敷煒管之輝申錫繁禧永流璿源之慶○禮曹啓顯德嬪賜謚及喪
葬諸儀注賜謚儀前一日忠扈衛設權安冊印幄次於殯宮門外南向
設使者次於冊印幄之南隨地之宜設冊印案于殯宮月臺上東北南
向設使者位于冊印案之東西向設喪主代受冊印位於冊案前北向
設喪主立位於東階下西向設喪主拜位于庭中北向其日有司陳冊
印樓子於勤政門外設鹵簿于弘禮門小駕儀仗有司奉冊函印蓋入內冊
案置於思政殿門外使者及行事執事官並常服詣闈入就勤政殿庭道東北向
立承旨詣思政門奉謚冊謚印授執事者別監侍執事者跪受置于冊印
案每案二人對舉由勤政殿東邊詣使者東北西向立稱有旨通贊贊跪使者
跪承旨宣旨曰賜王世子嬪權氏謚冊謚印命卿展禮宣訖執事者
以冊案進立於承旨之南小退俱西向承旨取冊函西向授使者使者
受以授奉冊官執事者以印案進立於承旨之南承旨取印蓋西向授使
者使者授以授奉印官內侍執事者各以冊函案舉冊印者退舉冊印案者立於奉
冊印官之後使者俯伏興平身奉冊印官前行舉冊印者隨之由勤政門

東偏門出使者隨行至勤政門外以樓子載冊函印蓋而行至弘禮門
外鹵簿前導至殯宮門外幄次權安於案上掌次者引使者就次司儀
引喪主就東階下立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奉冊官奉冊函奉印官

奉印蓋立於使者之北俱東向舉冊印案者立於奉冊印官之後司儀
入告喪主去杖免經司儀引喪主出迎於門外在東西司儀引使者入奉

冊印官先行持案者從之升置於月臺上東近北南向使者立於其東

西向奉冊印官及舉案者立於使者之後稍南西向司儀引喪主就拜
位北向司儀贊鞠躬四拜興平身喪主鞠躬四拜興平身使者稱有旨司

儀贊跪喪主跪使者宣旨曰賜謚冊印宣訖司儀贊俯伏興四拜興平

身喪主俯伏興四拜興平身司儀引喪主升自西階入就代受冊印位

跪使者取冊函授喪主喪主受冊函舉冊案者進舉冊案跪奠于靈座前

喪主以冊函跪奠于靈座前喪主還就代受冊印位跪使者取印蓋授喪

主喪主受印蓋舉印案者進舉印案跪奠于靈座前喪主以印蓋跪奠

于靈座前降立於東階下司儀引使者出喪主送于門外使者還司儀

引喪主經杖而入使一正二品奉冊官一外奉印官一外舉冊案者一外

舉印案者一外通贊一通禮司儀一外○賜謚後奠儀執事者奠祝

版於靈座之左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設尊於戶外之左設洗二
於東階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盞洗在西有酒盞三茶盞一諸執事洗又於東南北向執
事者盥手洗盥拭盞升自東階置于尊所奉饌升奠于靈座前司
儀引喪主立於庭中北向司儀唱再拜哭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
再拜哭盡哀司儀引喪主詣盥洗位盥洗訖升自東階詣靈座前北向
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喪主三上香執事者奠
于靈座前司儀贊俯伏興小退跪祝進靈座前北向跪開冊函取冊讀
訖納于函又開印蓋取印讀訖納于盞置于靈座之東司儀贊俯伏興
平身喪主俯伏興平身司儀引喪主出戶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酌茶酒
司儀引喪主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進茶酒喪主酌茶三奠酒司儀贊
俯伏興小退跪祝進靈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訖喪主俯伏興平身降
復位司儀唱再拜哭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司儀引喪主
坐司儀文官一外祝文官一外執事二外○啓殯奠儀其日有司設喪主位於
庭東近北北向設告啟殯官位於喪主之後近南執事者一人執拭柩之中
陪其後俱北向執事者奠祝版於靈座之左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
前設尊於戶外之左北向設洗二於東階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盞洗在西有酒盞三茶盞一

諸執事洗又於東南北向時至執事者盥手洗蓋拭蓋升自東階置于
尊所奉饌升奠于靈座前司儀引告啓殯官入就位執事者從之司儀
引喪主入就位北向立司儀唱再拜哭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并拜
哭盡哀司儀引喪主詣盥洗位盥洗訖升自東階詣靈座前北向跪執
事者一人奉香合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喪主三上香執事者奠于
靈座前執事者進茶酒喪主酌茶三奠酒司儀贊俯伏興小退跪祝進
靈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訖喪主俯伏興平身降復位司儀唱再拜哭
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司儀引喪主擢歸慕次執事者
徹饌告啓殯官升自東階執巾者就殯南北向跪告曰謹以吉辰啓殯
告訖掌事者升徹殯塗訖告啓殯官以巾拂拭靈柩覆以棺衣執事周
回設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儀朝夕食者訖司儀引喪主入就位北向立司
儀唱再拜哭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以出啓殯官工曹參判
執事者二外祝文官司儀一外執巾者一掌事者一工監官員○祖

奠儀其日有司設喪主位於庭東近北北向執事者奠祝版於靈座之
左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設尊於戶外之左北向設洗二於東階
東南北向盥洗在東蓋洗在西諸執事洗又於東南北向時至執事者

盥手洗盞拭盞升自東階置于尊所奉饌升奠于靈座前司儀引喪主入就位北向立司儀唱再拜哭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司儀引喪主詣盥洗位盥洗訖升自東階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一人捧香合執事者一人捧香爐跪進喪主三上香執事者奠于靈座前執事者進茶酒喪主酌茶三奠酒司儀贊俯伏興平身降復位司儀唱再拜喪主再拜左西向跪讀祝文訖喪主俯伏興平身降復位司儀唱再拜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以出執事者二參祝一文官司儀一參○遣奠儀其日有司設喪主位於庭東近北北向有司都監國葬進輶於中門外當中南向進柳車於外門外當中南向儀仗明器序列於柳車前執事者奠祝版於靈座之左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設尊於戶外之左北向設洗二於東階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盞洗在西有酒盞三茶盞一諸執事洗又於東南北向時至執事者盥手洗盞拭盞升自東階置于尊所奉饌升奠于靈座前司儀引喪主入就位北向立司儀唱再拜哭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司儀引喪主詣盥洗位盥洗訖升自東階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喪主三上香執事者奠于靈座前執事者進茶酒喪主酌茶三奠酒司儀贊俯伏

興小退跪祝進靈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訖喪主俯伏興平身小退於位執事者設哀冊褥位於奠東職掌先捧冊案置於褥位西向捧冊官捧冊升詣冊案前跪奠於案上俯伏興小退司儀贊跪喪主跪捧冊官詣冊案前跪舉冊讀冊官跪讀冊訖俯伏興退捧冊官以冊授仁順府官員司儀贊俯伏興再拜哭喪主俯伏興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執事者微饌訖司儀引喪主權歸幕次昇柩官進輜於階下祝官以舉捧塊帛函安於車上虞主匱置其後執事者內官奉謚冊謚印哀冊及平時冊置於舉攝僉知通禮進靈座前跪告請升輜俯伏興退跪捧柩官帥昇柩官及內官奉柩降階升輜攝僉知通禮興前導靈柩捧妻者內官以妻及行障障柩挽士捧輜至外門外攝僉知通禮進輜前跪告請升柳車俯伏興退跪捧柩官帥昇柩官及內官捧柩升柳車攝僉知通禮進靈駕前跪告請靈駕進轂俯伏興退儀衛以次前引喪主以下以次哭從如儀奉柩官一
戶曹昇柩官一
五品攝僉知通禮一
命知禮設哀冊褥位執事者二
參外祝一
文官司儀一
參外○轂引儀攸司陳吉凶儀仗如儀俟遣奠禮畢攝僉知通禮進當靈座前跪告請升舉告訖俯伏興官捧

謚冊印哀冊平時封冊各安於腰輿祝捧魂帛函安於腰輿上虞主
匱置其後捧柩官帥昇柩及內官捧柩降階升輶攝僉知通禮前導靈
柩奉翼官以翼及行障障柩挽士捧輶至外門外攝僉知通禮進輶前
跪告請升柳車告訖俯伏興捧柩官帥昇柩官及內官捧柩升柳車攝
僉知通禮進當柳車前跪告請靈車進發告訖俯伏興退執鐸司馬俱
振鋒允靈車進止司馬皆振鋒靈車動侍衛官以次侍從如儀於城外議政府六曹路祭後侍從祥官皆上馬執儀仗者步行至宿所靈仗設於路上南向隨地之宜帳內設靈座於柩東
南向宮人幕次設於靈帳之旁魂帛車及銘旌駐於靈座前靈車至攝
僉知通禮諸靈車前跪告請降車升輶捧柩官帥昇柩官及內官捧柩
安於榻上南首內官捧魂帛函安於靈座虞主匱置其後內官捧銘
旌植於靈座之右內官捧謚冊謚印哀冊平時冊置於靈座之南稍東設
奠及上食如常儀厥明朝奠及上食訖叢引皆如初儀柳車至墓門侍
衛官並下馬從行靈帳前回車南向攝僉知通禮進當柳車前跪告
請降車告訖俯伏興捧柩官帥昇柩官及內官捧柩升輶奉翼官以翼
及行障障柩安於榻上南首內官取銘旌去杠置其上設靈座於榻上
祝奉魂帛函及虞主匱安於靈座虞主匱置其後內官捧謚冊謚印哀冊

平時冊各安於案上明器儀仗入陳於靈帳之西東向北上喪主以下
哭於帳門外東西相向北上哭盡哀各退就次○路祭儀前期一日忠
扈衛設靈帳於城外南向執事者設靈座於帳內近北南向其日執事
者奠祝版於靈座之左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次設禮饌設尊於

帳東南北向設洗二

盥洗在東蓋洗在西有酒蓋三茶蓋

一於帳外近東北向諸執事洗

又於東南北向儀仗將至議政府六曹隨地立班異位重行俱北向旌靈

車至攝僉知通禮詣靈車前跪告請靈車小駐告訖俯伏興退通贊贊
再拜衆官皆再拜執事者詣盥洗位盥帨訖洗盞拭盞置于尊所奉禮

郎引班首詣盥洗位盥帨訖詣靈座前北向立奉禮郎贊跪班首跪衆

官皆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班首三上香奠

爐于案上執事者進茶酒班首酌茶三奠酒奉禮郎贊俯伏興小退地

向跪祝進靈座之左西向跪讀祭文訖通贊贊俯伏興平身退復位衆

官皆俯伏興平身通贊贊再拜衆官皆再拜退攝僉知通禮詣靈車前

跪告請靈車進敷俯伏興退執事者撤饌執事者二

祭祝

一文官通贊

一奉禮郎一

通禮

○橋梁祭儀前期執事帥其屬掃除祭所陳饌慢隨

地之宜其日丑前五刻

丑前五刻即三更三

行事用

丑時一刻

執事設神位於橋梁之左

南向席以莞設獻官位於神位東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西向北上
謁者贊者位於獻官西南北上奠祝版於神位之右設香爐香合并
燭於神位前設祭器寶饌具邊四在左爲二行第一行乾鑿在前栗黃
次行坤鑿在前栗實在前
皆謂南也爵一在簠簋前設尊於神位前東南北向又於其東南設洗盥實以黍梁梁在前簠實以黍稷黍前元言在前者
在東爵諸執事盥洗又於其南北向前三刻獻官以下各具公服前一刻
洗在西諸執事盥洗又於其南北向前三刻獻官以下各具公服前一刻
謁者贊者先就拜位北向四拜訖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位立
定贊者曰四拜獻官以下皆四拜祝史齋郎詣盥洗位盥帨訖各就位
齋郎詣爵洗位洗爵拭爵捧請尊所置於坫上謁者引獻官就盥洗位
搢笏盥手帨手盥手帨不贊贊執笏引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羃酌酒執
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搢笏三上香執事
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俯
伏興小退北向跪祝就神位之右東向讀祝文訖謁者贊俯伏興平身
引復位大祝進徹邊豆贊者曰四拜獻官四拜訖謁者引獻官出謁者
引祝以下就拜位立定贊者曰四拜祝以下皆四拜謁者引坐謁者贊者
就拜位四拜而出執事者徹饌祝瘞於坎獻官五品祝史文官謁者一贊

者一齋郎一

並祭○遷奠儀前一日忠扈衛設靈帳及吉帷於墓之西

南向

吉帷在靈之西

其日執事者設榻於靈帳內近北設靈座於榻前設

謚冊印哀冊案於靈座前稍東攸司設喪主位於靈帳之南北向內官

在後近南北向執事者奠祝飯於靈座之左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

前設樽於靈帳東南北向設洗於靈帳之外東南北向諸執事洗又於

東南北向方相至入壙以戈擊壙四隅明器筭五甕三瓶一瓦鍾四五瓦磬

四瓦壙一簫一笙一箎一柷一敔一琴一瑟一竿羽籥干楯各一瓦竈一

瓦釜一瓦甌一瓦鼎四匏勺一瓦酒尊一瓦盃五邊十豆十簠一簋一樽一

食鉢一羹鉢一匙櫟一饌櫟一蔬菜脯醢櫟七爻櫟一酒瓶一食托一

匙筋各一金卓一盤盤一盥匜一香合一香搥一唾盂一溷瓶一溲器

二木鞍馬二木歇馬二木奴婢各三十木鄉唐樂人十贈帛玄六纁四

粉紅綾祫長衫一紫的段子祫隔音一紅段子衣一藍羅祫裳一白綾

祫機裙一白納汗衫一紅段子帶一白苧潤汗衫一白苧布茗衣一手

巾一草綠祫衾一枕一紅段子褥一坐滿花寢席一白布被一白苧布

裏衣一紅段子五指手一粉紅段子同靴一粉紅段子溫鞋一梳函一

紫黃漆木簪釵各一土藤箱子二朱紅漆竿子二齊音同一鏡一寺至

陳於廣東南北上魂帛車至祝官奉魂帛函就靈帳安於靈座虞主匱置其後執事者內奉謚冊印哀冊及平時冊封置於案上柳車至攝僉知通禮進當柳車前跪告請降車升輜俯伏興退跪奉柩官帥昇柩官及內官奉柩升輜攝僉知通禮興導柩奉妻者以翼及行障柩挽士奉輜至靈帳前昇柩官及內官奉柩安於榻上南首執事者取銘旌去杠置其上時至執事者盥手洗盞拭盞置於尊所奉饌奠于靈座前司儀引喪主就位北向立唱再拜哭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司儀引喪主詣盥洗位盥帨訖引喪主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喪主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靈座前執事者進茶酒喪主酌茶三奠酒俯伏興小退跪枕進靈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訖司儀引喪主復位唱再拜哭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以次出前期設喪主辭位於羨道之南西向又設進哀冊官位於羨道東南西向奉哀冊官位又於其南小退西向書雲觀貟報時有司設安柩褥位於墓門外南向攝僉知通禮進當靈帳前跪告請升輜詣壙告訖俯伏興退跪祝官內以腰輦奉魂帛就吉惟安於靈座前虞主匱置其後奉柩官以巾進拭柩并拂柩衣奉柩官帥昇柩官及內官奉柩升輜攝僉知通

禮興導柩奉翫者以翫及行障障柩挽士奉輶詣壙喪主以下哭從

宮人不從

進哀冊官及奉冊官就羨道東南西向立奉柩安於壙外褥上奉柩官

察其上下奉柩入自羨道安於壙內榻褥上比首奉柩官再整柩衣銘

旌令平正進冊官以哀冊入跪奠於柩西於壙外喪主以下就辭位再拜哭又

授內官置于柩東黼翫散翫盡妻樹於柩旁喪主以下就辭位再拜哭又

再拜哭盡哀辭訖退攸司祠后土如儀執事者藏明器下誌石造墓都

監鎖閉壙門造墓都監居首提調與掌令並監鎖閉工曹叅判覆土

九鉢攸司率作工覆土終事柳車及轎之屬於庚地焚之其他人通用

者則不焚進哀冊官一書筵三品

奉哀冊官一

外參員爵執事者二

祭祝一文官

司

儀一外參

○安墓奠儀既覆土既訖謁者設獻官位於東階東南西向設

諸執事位於獻官之後異位重行俱西向北上執事者奠祝版於靈座

之左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設尊於戶外之左設洗二於東階東

南北向盥洗在東盥洗在西

有酒盞三茶盞一

諸執事洗又於東南北向時至執事者盥手

洗盞拭盞升自東階置于尊所奉饌升置于靈座前謁者引獻官就

位立定謁者唱再拜哭獻官再拜哭謁者引獻官詰盥洗位盥悅訖升

自東階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跪三上香執事者以茶酒授獻官獻官酌

茶三奠酒俯伏興小退跪祝進靈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訖引獻官降復位謁者唱再拜哭。獻官再拜哭謁者引出諸執事者撤饌祝版瘞於坎。獻官一造墓都監提調執事者二參外祝一文官參外謁者一榮外○返虞儀從司陳儀衛如儀俟執事者撤立主奠訖攝僉知通禮進當吉帷前跪告請升舉告訖俯伏興執事者奉冊印就於腰舉祝內官奉虞主匱安於舉魂帛函置其後內官奉腰舉攝僉知通禮前導至墓門外攝僉知通禮進當舉前跪告請升車告訖俯伏興祝奉虞主安於車上魂帛函置其後攝僉知通禮進當車前跪告請車進叢告訖俯伏興退車發行儀衛以次前引喪主以下以次侍從如儀去墓門百步許上馬先是執事者設靈座于魂宮當中近北南向設冊印案於靈座前稍東虞主車將至魂宮門外喪主以下皆下馬虞主車至宮門外攝僉知通禮進當虞主車前跪告請降車升舉告訖俯伏興祝奉虞主匱安于舉上內官奉舉攝僉知通禮前導至階上跪告請降舉升座告訖俯伏興奉虞主匱安于靈座魂帛函置其後執事者奉冊印置於案上喪主入次○虞祭儀其日掌事者設喪主位於東階東南西向設謁者贊者位於東階西南西向掌事者帥其屬入奠祝板於靈座之左陳幣篚於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

設尊於戶外之左設洗二於東階東南北向

盥洗在東蓋洗在西有盤匜及帨巾請執事

洗又於東南北向時至掌事者帥其屬入賓饌具畢謁者贊者先就座中拜位北向西上再拜各就位祝及齋郎入就庭中拜位立定贊者曰再拜祝及齋郎再拜詣盥洗位盥悅訖各就位內官開匱奉出虞主安於座執事者詣盞洗位洗盞拭盞置於盤奉詣尊所謂者引喪主人就位西向立贊者曰再拜喪主再拜哭盡哀謁者引喪主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悅訖升自東階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祝兼喪主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執事者以幣籠跪進謁者贊執幣獻幣以幣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謁者引喪主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酌酒謁者引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以盞跪進喪主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興少退北向跪祝進靈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訖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執事者酌酒謁者引喪主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以盞跪進喪主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哭哭興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喪主行終獻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贊者唱再拜哭喪主再

拜哭盡哀謁者引出祝及齋郎俱復拜位立定贊者唱再拜祝及齋郎再拜出內官納虞主如儀謁者就拜位再拜而出掌事者撤饌祝奉魂帛埋於屏處索地若經宿則不於宿所埋之祝幣瘞於坎遇柔日再虞遇剛日四虞遇剛日五虞祭儀並如初虞唯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其日質明行事掌事者一祭物備辦各司謂者一贊者一並參祝一文官外○卒哭祭儀五虞後遇剛日卒哭禮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有吉禮前期掌事者設喪主位於東階東南西向設謂者贊者位於東階西南西向掌事者帥其屬入奠祝版於靈座之右陳幣篚於尊所設香爐香合並燭於靈座之前設尊於戶外之左設洗二於東階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盥洗在西有盤西及帨巾諸執事洗又於東南北向質明掌事者帥其屬入實饌具畢謂者贊者先就庭中拜位北向西上再拜各就位祝及齋郎入就庭中拜位立定贊者曰再拜祝及齋郎再拜詣盥洗位盥洗訖各就位內官開匱奉出虞主安於座執事者詣盥洗位盥拭盥置於盤奉詣尊所謁者引喪主入就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喪主再拜哭盡哀謁者引喪主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洗訖升自東階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祝兼喪主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執事者以幣篚跪進謁者

贊執幣獻幣以幣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哭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謁者引喪主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酌酒謁者引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以盞跪進喪主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哭興少退北向跪祝進靈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謁者贊俯伏哭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謁者引喪主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酌酒謁者引喪主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以盞跪進喪主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引喪主行終獻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贊者唱再拜哭喪主再拜謁者引喪主行終獻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贊者唱再拜哭喪主再拜哭盡哀謁者引出祝及齋郎俱復拜位立定贊者唱再拜祝及齋郎再拜出內官納虞主如儀謁者贊者就拜位再拜而出掌事者微饌祝幣瘞於坎謁者一贊者一並參祝一文官外齋郎一參外掌事者一祭物各司○戊申築咸吉道穩城府行城役本道丁夫一萬五千名江原道丁夫八千名始八月十五日至是日畢役石築長八萬五千二百五尺鹿角城長四萬六千七百十七尺○己酉顯德嬪柩叢引命右副承旨姜碩德社監葬事戶曹判書金孟誠工曹判書尹璠禮曹判書閔義生參判尹炳賓客安止等奉靈車以行都人莫不涕泣○議政府啓今昇平日久

人才倍多別侍衛本額一千加設一千分番上下庶可矣然其數多則
恐或未精姑以一千人分八番每一番定額一百因其餘二百又加六
百分爲上下番每年九月二十日番上明年九月二十日遞代輪次休
息又嚴其保舉察產業實否奴婢多少以精考覈從之○庚戌降授膠
爲副元尹璡爲副正尹以河演爲議政府左贊成崔士康右贊成朴安
臣工曹判書權專知敦寧府事尹璠知中樞院事柳李聞判漢城府事
趙侯同知中樞院事崔士儀中樞院副使金乙亥仁順府尹李明德仁
壽府尹鄭甲孫司憲府大司憲李孟祥戶曹叅議李邊工曹叅議庚智
司諫院右獻納朴嶠司憲持平李攘慶尚道左道節制使○甲寅

上幸景福宮御勤政門受朝吾良哈都指揮僉事都乙溫等四人宗貞
盛所遣由羅沙也文等二人隨班獻土物引見都乙溫曰爾敷來朝予嘉
爾意都乙溫啓臣年已老每年但欲一朝耳且臣居諸種野人口標竊牛
衝允有聲息悉告邊將亏未車亏知介等居國後門殺害人口標竊牛
馬無歲無乏頃者都節制使入賊境觀兵示威自是邊患殆息近來賊
復欲爲寇殺害我輩臣願又令都節制使觀兵示威臣亦前驅以助其
力又啓曰臣管下之人半居童巾揮叱介之地半在阿赤郎耳之地今

欲聚居阿赤郎耳并力防禦 上曰散居兩地旣已久矣今欲聚居何
哉都乙溫不復明言其意又以上京時守令不厚待訴于 上上即命
推劾○上還移御所○葬顯德嬪于古安山瓦里山其誌文曰謹按嬪
姓權氏遠祖金幸新羅大姓也守福州高麗太祖攻新羅行至福幸舉
邑以降太祖曰幸可謂有權矣因賜姓曰權官至太師由是金氏始為
權世多賢哲榮盛莫比曾祖諱正平贈通政大夫二曹叅議行通直郎
版圖正郎祖諱伯宗嘉善大夫檢校漢城尹贈中樞院副使父諱專今
爲資憲大夫中樞院使母崔氏高麗大儒中書令文憲公諱冲之十二
世孫書雲副正諱肅之女也以永樂戊戌三月壬申生嬪于洪州合德
縣之私第嬪生而淑懿姿相異常言行中節宣德辛亥選入世子宮爲
承徽未幾陞良媛正統丁巳二月嬪氏以不德廢遂冊封爲嬪肅承
兩宮怡愉奉歡左右媵侍嘗蒙假與顏色克成肅雋之羨歲辛酉七月
二十三日丁巳免身元孫乃生兩宮喜甚一國臣民莫不交賀是日
上御勸政殿頒降教書大宥境內又將舉元孫生之禮翌日戊午忽疾
發終于東宮資善堂春秋二十有四醫不及施其藥擣不得徧于神
兩宮輓悼國人莫不悲焉嗚呼痛哉 兩宮服大功五日世子服期三

十月以九月初七日謚曰顯德以禮葬于安山郡治之古邑山嬪天姿
閑靜入宮多譽克配東宮生此元孫一國之慶夫何一疾遽至莫醫嗚
呼痛哉嬪生一男一女女既斂男即元孫也銘曰柔惠之德婉孌之容
媚子 兩宮受厥冊封式修嬪則允配元良元孫乃生甘泣皇皇慶
衍宗祊喜溢朝野天乎何故年不之假奄然辭世莫以享福悲哉奈何
刻詞于石○其哀冊曰維正統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戊午 王世子嬪
權氏卒于東宮之資善堂粵九月甲午朔二十一日甲寅葬于安山郡
之新塋禮也蜃輶霄陳鶴闕曉闢整靈輜以啓行儀衛其如昔 殿
下德洽群倫恩敦九族哀懿範之早違悼潛泉之永隔爰命詞臣載籍
典冊其辭曰天祚有德長發其祥迺求淑媛用儻元良執婦之道曰嬪
于京柔儀夙整內則惟明善慶斯熾福祿斯綏載震載夙彌月不違
方熊夢之表瑞奄蟾輪之墜魄何椿桂之芳先秋霜而零落嗚呼哀
哉青宮闈寂翠幄依稀悲纏里巷痛結儲闈百僚盡瘁 兩宮偏傷憂
加寵數備舉疊章行以謚尊恩由禮盛俾增不朽之名以彰有後之慶嗚
呼哀哉天濶露零山重水阻風蕭蕭以驚秋雲霏霏以拂曙
而逶迤薤歌凝而妻急撫袒奠以涕流舉酌觴而心惻慨彭殤之文齊仰

姪姒其奚及履霜露而增歛攀松楸以泣泣嗚呼哀哉山容慘淡日色
蒼茫玄靄一閉脩夜不陽惟靈如在兮乃定乃康歛我禋祀兮天地久
長祚我元孫兮萬壽無疆嗟形嘗之撰德兮與青史而流芳嗚呼哀哉
○乙卯安顯德嬪神主于塊宮○丁巳上還景福宮御勤政殿設養
老宴判敦寧府事致仕權弘等八十一人赴宴○前判書朴信上書請
依高麗孝思觀之制創立別殿令太祖元從功臣等一年二次致祭
下議政府禮曹議之僉曰高麗孝思觀古禮所無祭祀大事也遽行禮
文無據之事實爲不可上然之○掌令金孟獻啓判漢城府事析季
聞頃以辭免外任抵罪今加資超授本職不可上曰季聞事在赦前
不必更論孟獻更啓季聞受職在今日不可以赦前論也乞以季聞更
授外寄則庶合人心上曰既以季聞爲可用而用之何必外補且旣
已受職矣加資又何不可○戊午受常察視事○議政府請設王世
子嘉禮色從之○庚申王妃設養老宴于思政殿婦女允二百一十
五人○辛酉以王妃誕日曲宴于康寧殿○壬戌上幸錦城大君
瑜第即還時永興大君以病在此故上幸之○庇仁縣監朴喜宏辭
引見勉以民事且曰本邑乃沿邊防禦之地軍務不可忽也汝往欽哉

○初典農寺尹朴根司僕少尹鄭而漢俱爲都體使皇甫仁從事官根
監築趙明干行城而漢築碧團行城至是年夏二城多有崩頽處平安
道觀察使以聞於是朝議紛紜大臣皆欲停行城之役上遣少尹康
勸善審之勸善回啓趙明干城於外面但累以石其內則皆填以莎土
故崩頽者過半時根在咸吉道築城命義禁府逮捕以來仍遙從事官大
司憲鄭甲孫執義李宜洽掌令金孟獻持平崔仲謙朴嶧等啓平安咸
吉兩道築城之事國家爲萬世生民之計非臣等所敢擅論也然臣等
竊謂平安之民自乙卯以前中朝使臣相續往來送迎之際受弊多端
又自癸丑野人侵略困於防戍生理凋瘵倍於他道今又築城南道乃
黃海之民路阻糧絕啜粥飢餓加以晝夜督役或至有顛狂者又有病
死者矣咸吉道之民率皆新徙悉令從役豈得安樂又聞兩道可耕之地
皆在水邊本築之城皆因陵阜膏腴之田盡在城外民不得耕而況
期以十年猶未畢築築城連年而民之困苦日甚城雖畢築誰與守之
往者下三道邑城定基之時累遣大臣相其便否然在今日尚有可議
之處今兩界築城之役但取一二大臣之策及其審定城基獨遣皇甫
仁相之自非聖人不能無失一人之見安能盡是且工曹判書朴安臣

久任平安監司之職築城利害宜無不知而曰此道沿邊長城不可築臣等請別遣大臣更審城基便否民弊輕重使布置得宜城不至於無用民不至於太困且朴根鄭而漢不慮國家久遠之計徒欲速成邀功移文諸郡乃曰城之外面以一人可負之石築之內以沙土實之其承差監築守令等恐其易圮而受責藏其移文以爲後日之地曾未踰年果輒崩圮是二人者罪不容誅監築守令等已皆罷職自賚其糧監補築之役此二人獨帶職如舊何所懲爻且咸吉道行城之築亦如平安道則又豈能堅固乞速罷二人職初平安監司鄭峯聞二人築城布置曰此城奮拳可以擊破必不經久曾不啓達惡得無罪上曰卿等之言然矣然凡事皆有成敗其成者人君善於布置人臣能奉行者也其敗者人君不善於布置而人臣不善於奉行者也自古及今任大事者安能無誤也李稷崔閨德成達生皆諳練大臣也頃審定城基皆有誤錯由是觀之皇甫仁所定成基不可盡信也然大事須專任責成聞人異議輒欲輕改雖百年終無所成根與而漢之事姑待後日議之○上命戶曹參議政府啓請平安道歲送戰馬三十匹以備緩急從之○上命戶曹參判李宣集賢殿副修撰朴彭年著作郎李塨等曰古人圖唐明皇楊妃

之事者頗多然不過以爲戲玩之資耳予欲採開元天寶成敗之跡圖
畫以觀昔漢時乘輿幄坐屏風盡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豈非令世
主鑑前輒以自戒耶明皇號稱英主而晚年沉於女色以至於敗終始
之異未有如此者也至若遊月宮見龍女楊通幽等事極爲訛妄似不足
書也然朱子於綱目亦書帝聞空中神語以見明皇好怪之實凡此等語亦
有國家者之所宜深戒也爾等其纂之宣等承命撰集先圖其形後紀
其實或附以先儒之論或係以古今之詩書旣成賜名曰明皇誠鑑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九十三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九十四

冬十月甲子朔御勤政殿受朝○始作火鞘頒行平安咸吉道其制用竹
木長四五尺通其孔用薄鐵貼其中以裁帛造索五六尺燃火納孔中佩
之餘索挿腰間隨火燒盡輒下穴中以金鏹小走火納矢筈掛鞍軍士或困
憊弓力不滿矢不及賊或被賊追矢盡力竭以鞘火燬金鏹則賊不敢近矣
○乙丑辛錦城大君瑜第即還宮○丙寅以王世子生辰曲宴于康寧殿○
司憲府啓分遣行臺于諸道已有其法且今當散差官推刷入居人物宜命
臺官糾理上曰予當議諸大臣即命議政府議之僉議啓曰今年各道使
命煩多下三道散差官推刷人物尤爲煩擾行臺不宜更遣召司憲府諭之○
吾郎哈都指揮同知浪卜兒罕辭仍授都萬戶賜品帶胡床鞍籠玉環子
具網巾傳旨遺經各官及監司者節制使曰待浪卜兒罕之時觀察使
都節制使曰南浪卜兒罕西壁繩床二品外官向南浪卜兒罕東壁交倚
三品以下守令客東主西邊將則主東客西○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李世
衡曰今者都乙溫上來當禮曹賜宴之日告于判書閔義生金宗瑞等曰楊
木荅兀於吾郎哈都仇大還來時因言從近親朝予惟本人於永樂二十年
間背叛朝廷攻破開陽等城擄男婦軍丁數千餘口逃來東良北地面其

時太宗皇帝降勅本國捕獲解送第以本人潛遁山谷未知穴處不得尋
捕也今若來朝則已有勅旨不可放還矣然彼投化來朝而我乃掩捕解
送則不特有違於楊木答兀來附之意諸種野人聞之亦將以我爲不信而
來附之心必沮矣且人欲附我而我乃不受亦不可也其區處之方即下大
臣議之皆曰今也楊木答兀族屬衆微部落單弱其來朝不是誠心特以
勢孤力薄爲群虜所侮依附於我耳倘或來朝則固當縛送朝廷不可
違勅放還也彼欲來朝邊將沮而不納則必將傳播於中朝無乃以我爲
不可乎且本人罪惡之深朝廷降勅之旨諸種之所共見聞雖縛而送之
名正言順野人等不以我爲疑矣如有可捕之勢則不可失機今乘其來捕
獲解送則朝廷益知我事大之誠矣本人如欲來朝邊將依他例慰送于京
捕送朝廷甚爲便益子亦以爲滿住允察等輩背我恩德屢行侵掠逃往
上國之境聚居添黨罪惡深重本國開具事由再請還本未蒙俞允實爲
痛憫所據楊木答兀亦是天下之罪人也彼楊木答兀之於上國允察滿
住之於我國其辜恩積惡同一罪也我國於朝廷之事雖至細瑣尚且竭
誠而爲之况如此大逆之人固不可違勅而縱釋也卿其知悉若或本
人到境於卿及邊將處謁見告以朝京之意則依他例厚慰伴送于京

可也又或本人潛來近境卿及邊將處不即來謁雖即來謁又無上京之志卿當審勢伺隙如有可捕之機出其不意掩捕即令慎密武士數人管押上送于京晝夜看守勿令自盡亦可也本人仍留窟穴不欲來歸卿若先送人招致固不可也彼亦反生疑惑而不來矣莫若因彼送人之時隨請隨給以悅其心又於贈物之際慎勿令卿之左右及野人等知之當潛說云說與楊木荅凡所求之物數數來告我當從願贈送如此啗之以利至于再三則楊木荅凡必貪財利終當自至而亦或上京矣卿其不期月日不露形迹潛心善圖為可且機事必密不密則事不成矣今此內傳卿獨者之雖父子兄弟之間慎莫喧傳若其掩捕之時則卿之腹心一二裨將不可不知也卿其善處施行○丁卯司憲府上疏曰賞罰人主之大權也賞罰無章人無所勸懲厥功罔效矣歲在壬子蕞爾婆猪胡虜不念 殿下懷柔之恩負恃險阻構生邊釁寇掠西鄙虐害慘酷 殿下赫然整兵命將致討既而不追舊惡還其俘獲胡虜全不悔悟敢肆跳梁狃盜侵掠不已 殿下哀矜赤子無辜被害命於東西北鄙並築城堡以建萬世禦寇之長策甚盛舉也典農寺尹朴根本是阿媚辯給愴邪小人也夤緣宰執受知於時同與司僕

小尹鄭而漢昵承密勿之命往城西北之鄙築城程式指授備悉臨幾
經畫又在掌握朴根而漢不體

聖上宵旰憂民之意頤以速成徼幸辭

其反覆譬言曉

誠切如斯朴根而漢猶不聽

從是誠何心哉

所築城堡曾未踰年一遇

霖潦果輒崩圮

其困窮民力虛費倉廩罪不容誅得蒙慶赦苟免憲典

是則朴根而漢之幸固非國家斯民之福也

其承稟指揮領役守令並

罷職事勒令聚糧改築償責朴根而漢顯秩如故又將前日徼幸之心

往城東北非唯有乖於賞罰之典考此揆彼今日監築東北之城堡其

能堅綴牢實不至於崩毀乎伏望迨在役所亟命罷黜執送西北一依

差使守令例施行以謝民望以戒後來不允○刑曹啓全羅道南平囚

金存歐殺人請依法處斬從之○兵曹啓練習武藝將欲禦敵也今

大小武士公私習射時全尚木鏃矢至於臨敵雖老將宿卒能射鐵矢

者鮮少是亦平時不鍊之故也自今京外取才及常時看射二百四十

步之的依舊用木鏃矢但其制宜改用重八錢之矢百八十步以下之

奮拳可以擊破也必不經久其將乃何監築守令之言類此其反覆譬言曉誠切如斯朴根而漢猶不聽從是誠何心哉所築城堡曾未踰年一遇霖潦果輒崩圮其困窮民力虛費倉廩罪不容誅得蒙慶赦苟免憲典是則朴根而漢之幸固非國家斯民之福也其承稟指揮領役守令並罷職事勒令聚糧改築償責朴根而漢顯秩如故又將前日徼幸之心往城東北非唯有乖於賞罰之典考此揆彼今日監築東北之城堡其能堅綴牢實不至於崩毀乎伏望迨在役所亟命罷黜執送西北一依差使守令例施行以謝民望以戒後來不允○刑曹啓全羅道南平囚金存歐殺人請依法處斬從之○兵曹啓練習武藝將欲禦敵也今大小武士公私習射時全尚木鏃矢至於臨敵雖老將宿卒能射鐵矢者鮮少是亦平時不鍊之故也自今京外取才及常時看射二百四十步之的依舊用木鏃矢但其制宜改用重八錢之矢百八十步以下之

的並

用鐵矢百八十步矢重一兩一百步重一兩二錢八十步重一兩

四錢始二百八十步之的自願用八錢鐵矢者亦聽其給分數之法及者
給十四分過者每五步加二分常時取才及武舉騎步射擊毬弄槍才
力有餘自願者甲試者亦聽馬步俱快者亦各倍給分數從之○戊
辰掌令金孟獻啓相避之法載在六典今崔脩吏曹判書崔府親弟也
成懼參判成念祖堂姪也李中允正郎李禮孫從兄李孝禮佐郎尹士
晦舅慎幾佐郎慎後甲父河濬兼判事河濬親弟也皆相避之人更相
褒獎公然除授濁亂銓選殊無廉恥臣等以爲吏曹當受罪責殿下
皆赦不論臣等實爲缺望請依律科罪其除授者亦宜改正曩者柳季
聞加資除授今更思之尤爲未便上曰柳季聞今已叙用且經大赦
何必更議相避之人亦不可改正孟獻對曰李聞旣無勞効而加資擢
用固爲不可且相避叙用上雖實皆知之吏曹巧飾啓達不可不改

上曰大臣何待有功而後加資吏曹之事予已許之不可改也汝等
之言大過○鎮川縣監金瀟陽智縣監朴文規辭引見曰勸課農桑守
令之急務也而還上歛散賑恤飢民亦重事也允守令重其還上而忽
於賑恤汝等勉之○司諫院上疏曰憲府將北方築城之事請至再

三未蒙俞允臣等反覆思之竊有惑焉臣等竊謂西北兩界途道遐隔
民生不敷築城之功比他道艱苦爲甚今國家不獲已公邊築城其於
禦戎之策可謂得矣然築城國之大事也當審厥初以圖永久倘或布
置失宜徒費民力而無補於國家烏可委於一臣以定大事 殿下但以
皇甫仁所見輕用民力如其所見不得其宜後雖有悔將何及焉今年
復隍數千尺此其驗也伏望 殿下一依憲司之請更遣大臣精加巡
審俾無後悔 上曰下三道之城相其邑居便否推移定基然專任崔
潤德相之有故而更遣他人今平安之城則公江築之非下三道之比
何必更遣他人相之予非謂皇甫仁能工於築城也既已疇咨大臣委
任責成紛紛不定豈有可成之理右正言李繼善對曰臣等以爲築城
萬世之計一成難改更遣廷臣審視布置則必有設施得宜庶無異日
之患矣且出家爲僧者必納丁錢而後剃髮其法載在六典而姦詐
之徒謀避賦役潛隱剃髮各司官吏因不緊工作募僧供役請給度
牒由是姦僞日增請皆禁斷近者吏曹擅用相避之人憲司再三諭請
未蒙俞允臣等以爲憲司之請不可不從 上曰築城之事予已委任皇
甫仁何更遣他人僧徒度牒予當議之吏曹之事若等之 吾甚當然予初

非見欺吏曹而誤用相避之人予皆詳知而除授也且予已施寬恩何
可更改也自後予當慎之○己巳臺諫又請改正吏曹相避之人不許
○辛未 上親祭于健元陵 王世子亞獻○壬申 上親祭于獻陵
王世子亞獻○癸酉受常參視事○辛錦城大君瑜第即還宮○命還
給閣審言俞孝通告身○甲戌御勤政殿受朝○丙子辛錦城大君瑜
第即還宮○司憲府上疏曰謹按宣德七年三月日吏曹受敎東漢詔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宋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元史
天澤乞罷子弟之在官者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紱還
私第而張柔嚴忠濟子弟俱去職是則執政者之子弟第姪不得除授
官職古之制也且國家立相避之格每事回避至於除授重事獨不回
避似無廉恥乞自今吏兵曹堂上郎廳官員一應相避人不許除授官
職兼帶別坐差任其已曾叙用箇滿依例當遷者辭緣具聞取旨施行
臣等竊稽宋王安石任權自用進退士類專在掌握其子雱年未及冠
志氣豪邁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不得宦安石猶不敢奏薦任用乃
以雱所著策論所注道德經鏤板鬻市傳聞于帝得除崇政殿說書以安
石之專權雱之才藝自嫌顧忌尚且如此况其他乎史天澤張柔嚴忠

濟之子弟在官者皆即引嫌辭去則豈肯薦擢任用乎 殿下 藉倣古事立制丁寧垂法謹嚴炳若日星凜如鉄鉞所以杜僥倖養廉恥也爲宰執者所當洞悉屬屬敬畏奉承不敢毫髮踰越也比來執政臣僚廢閣不行無所忌憚頤以 殿下待賢報功之重器轉爲執政子弟成立之地別無才幹子督弟姪互相假手同聲構辭欺罔天聰布列顯秩以至姻姪瑣瑣之徒亦得夤緣通顯撓亂銓選法司彈劾情狀呈露狃以爲常恬不爲愧馴致於此 殿下立定禁章培養廉恥之意安在自今敬依成憲一應相避毋得啓達除授至署文章武略卓異關係有無升聞天聰者特許任用以杜僥倖之門以清銓選 上曰前者予已答曰自今予當慎之何更屑屑言之乎○丁丑司諫院啓平安道都觀察使鄭叅都節制使李澄玉知朴根鄭而漢築城不堅而不即啓達又當事覺啓達時不自親審使守令審之且其圮毀之處減數啓達體察使皇甫仁委差監築而疎虞至比宜皆鞠問其罪且委遣大臣監掌其役而反致崩毀請自今令其道觀察使與都節制使監築勿遣朝臣 上曰大臣之議亦多紛紜不可以一二儒者之言而遽決大事也○己卯吾郎哈都指揮僉事都乙溫辭其別賜與接待一衣浪卜兒罕例○司憲

持平朴嶧司諫院右正言李繼善等啓曰築城所以保民萬世之長策也然今趙明于口子可耕之地皆在城外民之艱苦怨咨必有以也又其界往往之人皆言其弊朝野交喧曰長城未易就也臣等以爲當初審定之時皇甫仁豈不用其心力然自非聖人則所見未必皆中也今以頽毀之城觀之則皇甫仁雖不監築其未盡措置可知也今更遣他人審定則必得其策若不如是必致後悔矣大抵今事無大小必咨臣庶而後行之況如此大事乎且監司鄭叅都節使李澄玉身任重寄專制方面坐視從事官等虛用民力曾不糾舉又不啓達叅與人言曰今之築城奮拳可破其知而不言可知請皆罷黜鄭而漢所築之城頽毀處雖不若朴根之多此乃碧團之地多石故也功役甫訖經兩輒毀罪名已著請皆罪之 上曰爾等爲國家慮大事意可嘉賞築城之事非乎獨斷力與大臣同議也今以皇甫仁所見爲非又遣他人則其人所見果可信乎鄭叅之言涉於風聞予聞實非鄭叅所言若下義禁府則必推爾等傳聞之處予爲爾等慮未得從爾等之請李澄玉初以臺諫之請差遣今若罷黜則代其任者亦難何必論赦前小罪乎爾等之言不思之甚也鄭而漢雖曰有罪然都城之築三政承監之亦有頽毀處何

可以赦前之事而罪之乎璫等更啓曰某與澄玉既為道主則初無不知之理城子過半頽毀而不直啓達而漢所築城子頽毀雖小其虛用民力一也上曰當議諸大臣然大事未成敢進不緊之言亦爲不善也予意如此汝等知之○宗簿寺啓宗親議婚之家皆托已許人而不從者請自今本寺考覈虛實移文憲府雖已與人媒妁而過限未婚嫁者依未約例施行過限而退填日月瞞冒不實者亦宜移文憲府痛懲從之○兵曹啓內禁衛一百八十人其數猥多未盡精銳故宜爲六十人擇武才卓異者充差然每春節取才不過一度有違精選之意自今春秋兩等宜加試藝以爲恒式從之○庚辰大司憲鄭甲孫左司諫大夫趙遂良等啓近日以平安咸吉道築城之事屢瀆天聰深以為懼然事有未安舍嘿不言罪亦大矣臣等以爲咸吉道皆新徙之民平安道困弊已極然築城爲萬世生民之計豈論一時之弊然公江可耕之地盡在城外民無可耕之利自其道來者皆曰不可已築趙明干之城纔經數月頽圯過半是雖朴根不謹之致亦由定基失宜也請更遣大臣與都節制使監司同議更相利害皇甫仁所定城基如無差誤則可矣如或措置未盡得宜一成難改悔將何及臣等以爲更遣大臣

參考城基必無弊而有益也。上曰卿等之言予已具悉予當更思之。既而召黃喜申槩河演崔士康李叔時等謂曰自古建大事則浮言必起今平安道築城本非易事旋築旋圮是監築者之罪也近臺諫數進封章以爲皇甫仁所定城基恐或失宜且人皆謂此城竟未能成更遣他人審定然後必築卿等以爲何如喜槩叔時等曰平安道行城非他邑城之比乃沿江而築雖更遣他人必無他議也況人之所見各異若或更改異議紛紜大事難成令委任皇甫仁畢築可也演士康等曰宜更遣他人審之。上曰待皇甫仁來問其所築之狀然後更議臺諫雖力請再三上皆不允決意畢築自是兩界凋弊○辛巳印直解小學二百本頒賜各官鄉校及文臣○壬午集慶女三十餘人于思政殿親選○全羅道觀察使淮青琅玕○癸未又集處女三十餘人于思政殿親選○藝文館大提學趙末生上言曰臣之子瓊去九月十七日政得拜司憲監察謝到憲府久不署經是議臣犯減也臣願周官大司憲以兩造禁民訟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呂刑曰兩造俱備辭聽五辭是則未始不以訟者之言而求其情僞也阜陶之淑問蘇公之式敬皆由此也且照律之法則須據犯人服招照得罪名若無招服則不得照

律是用刑不易之常法也歲丙午春臣初以奴婢一事受貶流外憲府
官吏素與臣有挾因臣怨家密嗾務爲深刻鍊成文致羅織臣罪姑即
其一事而言之去辛丑年臣之子璿吉禮時不得已交易徐摺匹段及
古稱銀所要等物憲府推考時徐摺父子及臣之戶婢等交易情實二
度明白納段憲府必欲貽禍於臣加刑徐摺以贈與據取言端是所謂
審楚之下何求不得者也臣若口對則當無此禍矣臣其時貶在千里
之外何敢口對所以治臣贓獄臣皆不知既不知而無一張納招則何
所據而照律又何所據而稱犯贓乎治臣贓獄類皆如此臣抑觀玉篇
釋贓字曰藏也釋藏字曰隱匿又庫藏也以此觀之則計贓之法指隱
匿庫莊者言也奴婢豈是庫莊而入計贓之例乎臣之得於金道鍊奴
婢使用者非受贈實是奉足之功也設若受贈豈以人物而計贓乎丙
午年憲府官吏素與臣有挾事由如有 上問臣當實對士大夫之家
生子若孫孰不願為明時之用臣特蒙 聖恩位至一品又受几杖心
竊以爲 聖上已燭臣罪賜臣寵渥以至如此士林之議當自此而公
也今憲府依丙午年當臣不問違法照律誣論織成之罪廢贊前程桑
榆晚景情甚迫切大望 上恩乞下收司臣之犯贓與否分揀 上慈

此非更推大獄丙午年各人推考文案案內除雜訟只將贓獄文案相訟
事是與否分揀而已臣若蒙俞允臣已老矣生雖無以報效死當結草召
司憲掌令洪深命署經瓊告身○甲申左贊成河演上言曰議政府佐
殿下論道經邦吏曹銓選人才其任匪輕臣以不才忝位政府而又兼
吏曹榮寵踰分誠所難安然政府有長官故吹竿混眞吏曹則臣爲長
官允銓選失當責在臣身向者考滿外官除授之際相避人移差事憲
司論以欺罔再三請之第蒙日月之明並不賜允俾臣行事如舊臣切
念以輔臣有欺罔天聰不赦之罪名而安然在位又居廟堂之上無任
羞恥不勝戰兢若賢也智也則豈有如臣之過舉乎蓋久任羣事也上
古羲和之世掌典禮典樂之終始一職即其制也如有能任者則久之
可也不然則豈可使之久其任而妨賢乎臣於吏曹自丁巳年判書至
此五年久則久矣而臣之所見不明未有進賢之羨此臣之過大者也
言官雖不責之而吾心之不能毋自欺也臣之智料不周徒知崔儕之
優於司藝不宜於軍器監而不知毀法此亦臣之過大者也責之宜矣
若計臣之子婿弟姪之在官者則唯弟索子悌明耳累文科出身京而
六曹臺諫外而守令曾無玷污之名索之在官何關於臣雖昔之乞罷

子弟在官者豈以類此者而并罷之哉子悌明幸緣懿親始自敦寧而
謫陞七品前此臣乞罷職事特旨留之此外無有布列顯秩者矣其曰
以至姻姪瓊瑣之徒亦得寅緣通顯撓亂銓選臣所不爲也大抵天下
後世君子小人之分考諸言語章疏之錄得以定焉史氏書之後人見
之則一代時政之得失士風之美惡銓選之是非必有毀譽於其間切
為明時惜之此臣所以不得不以實發明之也且世或云政柄不可久
執必有以也臣比來疾病纏縳耳目曠暗臨事昏眩失於聽察僵勉從
事猶懼不堪伏望 殿下許臣謙退盛滿之膚名憐臣保全殘生之至
情近臣爵命以開賢路臣當投閑置散隨心治病何忘犬馬之戀益切
華封之祝終爲結草之報 上命母嫌就職○吏曹判書崔府上書曰臣
素無器識曲倚 太宗殊眷 聖上謬知濫叨崇品實踰涯分驚惶
愧汗罄竭愚衷未報至恩之萬一待罪有年頃又承乏銓曹尤爲非據
才微任重處事失宜今被憲司譴効固其宜也况臣年踰致仕神旣昏
耗亦難奉職再陳危懇未蒙允許祇增戰慄伏望 上慈命遞臣職代
任賢能以副公議不允○司憲掌令洪深啓昨命署經趙瓊告身臣
等以爲允守令犯贓者雖或累及子孫今未生遇知 太宗位至崇品寵渥

已極責官鬻爵濁亂士風罪固大矣猶以太宗侍從之久特命舉用其子瓊今爲監察監察非人人所爲其告身不可署也

上曰未生之

事曖昧予已知之爾等何不者經深對曰如此之人雖命署告身彼必不敢就職請除他官不許

○禮曹啓顯德嬪喪制依元敬王后例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宦寺以下遇祥除服而魂宮宦官服

吉服墓所宦官白衣烏紗帽終再期其餘侍女宦官別監役俗百日除

服從之○乙酉遣吏曹叅判成念祖如京師賀明年正仍請留李相其

奏曰議政府狀啓據咸吉道都節制使李世衡捉解到被擄男子一名

李相問係遼東鐵嶺衛軍人於正統二年九月日被脫輪衛人虜掠

輶轉賣訖爲奴到來邊境今次被捉前來得此竊照本國僻在東陲語

音與中國殊異必資通譯乃能傳命在先元朝之李漢南人韓昉李原

弼等輩避地出來訓誨生徒謹備事大之任其後本人相繼淪沒無有

教訓之者漢音傳習漸致差訛慮恐倘有宣諭聖旨難以曉解朝廷使

臣到國應對言語理會者小深爲未便幸令李相粗識文字漢音純正

擬合存留傳習相應臣據此叅詳所有李相上國軍丁理宜奏達存卽

質正音訓爲此謹具奏聞相稍解文字粗知醫術一三大臣請留上

從之○議政府啓孝子順孫褒賞之典載在元典而每降教旨訪問中外因此或旌門復戶或除授官爵者連書可考其間如斷指療病其狀易知者隨即啓聞其餘孝行節目未易詳知則不即啓聞者間或有之然斷指則過常之事不必如是而後以爲孝也至如孝心純至順悅親意入無間言特異於人者則尤宜褒獎自今令中外一皆褒舉以勵風俗如或有實行而不舉或無實跡而謬舉者其所舉鄉里人及官吏按問科罪從之○丙戌大風雨震壽康宮孝友堂柱命毀其堂○全羅道益山郡震人○戊子司憲府上疏曰署謝之法所以旌別淑慝激昂名節士風之藥石誅心之鉄鎌所係匪輕不可以易趙瓊父未生在太宗朝父握政柄恣行貪欲靡所不至贓藉狼籍罪至於死特蒙殿下降造之恩復叅宰列然犯贓條件著在罪籍終不可掩至其子孫並列朝著允在士林尚且憤疾况省臺糾察之任乎夫監察即古之御史撥奸摘伏激濁揚清其任至重未可以泛然處之也至若瓊也欲言人之貪也則揚父之惡也心喪膽落自反而不縮矣安能正人之不正耶不能正人之不正豈可一朝居於其任乎若署謝而就職則竊恐國家彰善瘅惡之法有所未盡也伏望追收成命亟墳職事毋使贓吏子孫

得汚臺省之任不允○兵曹啓頃者下番甲士取才及別侍衛改取才時試步射三矢中一矢則更不試騎射而取之三矢皆不中更試騎射二次五發二中以上者亦取之騎步射並不中者罷黜今騎槍試才之法已立而軍士不用心隸習實爲未便請自今並試騎步槍三才中二才者不罷黜槍則一中以上者取之且前此年滿五十以上甲士下番取才騎步兩才俱入者不罷黜今宜並試騎步槍三才中二才者亦不罷黜從之○己丑又集處士十四人親選○禮曹啓顯德嬪魂宮四仲祭儀注齊戒前三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二日宿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允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韭蒜薤不吊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預識惡事致齋唯行享事陳設前一日掌事者設喪主位於東階東南西向設謁者贊者位於東階西南西向掌事者帥其屬入奠祝版於靈座之右設尊於戶外之左陳幣篚於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設洗二於東階東南北向諸執事洗又於東南北向祭日丑前五刻掌事者帥其屬入寶饌具畢前三刻諸執事各服其服喪主服喪服諸執事服淺淡服禫後獻官以下皆服吉服謂者贊者先就庭中拜位北向西上再拜各就位祝及齋郎入就庭中

拜位立定贊者曰再拜祝及齋郎再拜詣盥洗位盥悅訖各就位內官開匱奉出神主安於座執事者詣盞洗位洗盞拭盞置於盤奉詣尊所謁者引喪主入就位西向立贊者曰再拜喪主再拜贊者曰行奠幣禮謁者引喪主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悅訖升自東階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祝兼之喪主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祝以幣篚授喪主喪主執幣獻幣以幣授祝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喪主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謁者引喪主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酌酒謁者引喪主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以盞跪進喪主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興少退北向跪祝進靈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喪主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謁者引喪主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酌酒謁者引喪主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以盞跪進喪主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喪主行終獻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贊者唱再拜喪主再拜謁者引出祝及齋郎俱復拜位立定贊者唱再拜祝及齋郎再拜出內官納神主如儀謁者贊者就拜位再拜而出掌事者

徹饌祝幣於坎獻官禫前喪主禫後正三品謁者一贊者一齋郎二
並叅外祝一文官叅外○庚寅藝文館大提學趙未生以年老有疾
辭上不允曰藝文館閑官卿雖有疾可以調攝毋或有辭未生有學識

善吏治且得宰相體太宗待遇寵異久握政權因此受人賄賂事覺
自是不任事權上以知遇太宗寵待優異○故同副知敷寧金仲

淹貞慶公主之女婿也其家踰制司憲府劾請毀之

上從之既而

上聞非仲淹之家乃仲淹妻養母總制朴實妻金氏之第又命勿壞憲
府啓曰今勗築第之由公主營造欲與仲淹金氏亦補其缺乏其爲仲
淹之家明甚不可指爲金氏之家也請壞之上曰予命勿壞者非以
施特恩於金氏也若施特恩則仲淹妻亦例當蒙恩者也而猶命壞之
則實非予特恩也予嘗議諸大臣或言公主營造則以爲公主之家可也
或言朴實妻常居其家衆所共知則亦以爲金氏之家可也予亦以爲謂
之金氏之家可也前此臨瀛廣平之家過制命皆壞之讓寧起第又欲
壯麗亦使止之何獨於仲淹妻施之以恩乎若實非金氏之家而指爲
其家則後之造家者將必有托言官高父母之家矣然不猶愈於無禁
制而恣意者乎○辛卯注書辛永孫徃審伊川溫井營造之狀來啓制

度壯麗遂下書諭之又使永孫往審○十一月甲午朔 上御勤政殿受朝 吳郎哈指揮仇赤等六人隨班獻土物○乙未以趙惠爲戶曹叅判 李宣禮曹叅判金聽中樞院副使趙克寬工曹叅議李邊趙遂良金義之並僉知中樞院事朴仲林左司諫大夫○丙申兵曹啓充補甲士試騎步射十矢以上者槍雖不中爲上等中八九矢者試槍一次二中以上亦爲上等從之○丁酉賜李相衣服靴笠○戊戌受常叅視事○己亥御勤政門受朝宗貞盛所遣頓沙文等四人隨班獻土物女真毛多好等辭賜衣帶靴笠○承文院提調等啓擇吏文生徒文理通曉者每日來往李相處學至正條格大元通制等書本院官員二三人輪次來往質問吏文又令講肄生六人來往讀書從之○庚子親選京畿處女十人于思政殿○奉禮郎辛淑良妹在室寓居淑良家嘗與淑良妻相詰逃至西江欲投水死憲府請鞫之命下義禁府推劾論以不睦淑良及其妻皆贖杖八十○行成均司成尹祥以年近七十辭都承旨趙瑞康啓此人年雖老學術精明又有德行端合師表諸生受業者亦多今若依允切恐諸生失望 上然之命祥就職○辛丑生員秦有經告承政院曰東大門外中良浦有水微溫疑是溫泉命上護軍尹麟典醫判

官曹敬智等求之竟不得○癸卯完山府院君李天祐妻皇甫氏卒以
有阿保東宮舊恩特命禮葬○忠清道公州地震○甲辰 上率群臣
遙賀聖節○丁未遣大護軍金永轍于咸吉道採捕松骨○以閔義生
知中樞院事金宗瑞為禮曹判書抑季闈刑曹判書權專判漢城府事
尹得洪中樞院副使李孝仁漢城府尹尹炯京畿都觀察使權孟孫慶
尚道都觀察使○戊申司憲府啓明年將幸溫泉供億之費甚多今聞
京畿各官備於菑等物一西菑直米五斗芻茭幾至數萬餘駄管掌者
不顧大體因而作弊請令倅司量宜定數 上曰明年行幸弊事非一然
不獲已而有是舉耳臣子於爲 上事皆欲盡心故予當每事戒其省
約豈意至比乎今闡爾等言予甚嘉之○己酉御勤政門受朝吾郎哈
朱甫非自建州投化來朝命娶妻給衣衿奴婢以安其生○庚戌以兵
曹判書鄭淵為伊川溫井行幸支應使命曰支應諸事務從簡約○辛
亥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皇甫仁在途得疾時仁遭殊服 上遣內謁
者河雲壽勸食肉又賜貂裘○議政府啓服飾有制所以定尊卑也本
朝大小臣僚服飾有制而其婦女之服獨無定制故雖娼妓賤類皆著
紗羅綾段僭擬宮掖奢侈靡麗之風日加月增近年尤甚尊卑之無等

世俗之偷薄有關於治體非細故也緣此物價騰湧民不聊生救弊之術不可不慮乞自今大小臣僚正妻之服一從夫爵至於大小兩班正

班

妻及娼妓御前奏伎朝廷使臣慰宴時及山臺饌禮奏伎毋著紗羅綾段以明尊卑之等禁奢僭之習崇節儉之風不允○壬子兵曹啓諸道閑曠之島居多而人不牧養由是民間馬畜稀少有違軍國大體宜許入私作牧場從之○吏曹啓口傳衙門除常置不罷外諸都監枝色口傳前銜官吏例不可薦狀叙用宜待事畢乃於常置衙門隨闕充差通計前月待滿周年叙用從之○甲寅御勤政門受朝忽刺溫也吾乃所遣指揮色奇等二人於知乃所遣指揮於里李甫皮羅所遣指揮帶涯哥等二人指揮數吒所遣亞龍哥垂稱哥所遣指揮多時應哥將哥所遣指揮假丁哥黃加老所遣倪是等二人苦石臘所遣指揮吉塘哥加來所遣子帶壯等及宗貞盛所遣上官人而羅時羅等十一人隨班獻土物吾良哈仇赤等五人辭賜衣服冠帶絲布有差仍許仇赤襲父萬戶之職○上引見右參旨李承孫曰自古長城之築民雖勞瘁其利實多燕趙之時雖未畢築民賴以安秦始皇惑讖記築長城而禦胡至二世亡天下然秦之亡非以長城也始皇急於禦胡督民逼築勞弊萬端其他結

惑于民不爲不善始皇之時豈無長城之利乎大抵築城誠國家重役
緩則告訖無期急則疾疫乃興在太祖朝修築都城民不樂趨斬二
三人頭晝夜督役疫癘乃興今平安道築城之民勞弊已多疾疫亦興
不爲則功虧一匱爲之則民力不足予甚憂之且以邊各官無石堡者
頗多長城未築而賊若突入則恐被侵掠若畢石堡而後始築長城則
長城之役似緩恐大事不成如之何則可也昔新羅後裔遊多大浦娶
妻生子今大內殿即其後也以故在太宗朝對馬倭人入寇我境大
內殿舉義問罪屠殺部落其追念本國交隣念先之義誠可嘉尚其後
大內殿乞耕於百濟之境太宗欲許數頃大臣皆曰雖尺寸之地不可
輕易與人遂寢不許今日思之是萬世長策也今倭人請於本國孤
草島釣魚以生議者皆曰孤草島我國之地而又近邊境不可許是亦
嘉謀也予惟對馬島即豆只島也金中坤奴婢文記有豆只居接人則
對馬島即我國之境也何關於倭人其不許之於理不悖矣今倭人請
之懇懇以我國交隣字小之義其不許之可乎況倭人以釣魚為生其
生亦可憫也向者黃喜朴安臣以爲捕魚船佯若不知可也其餘大臣
或謂當痛禁絕今若不許則其生甚窮潛隱來往勢難禁制許之則倭

人得入我地取利不可且成群往還慮有不測之患何以處之其議諸大臣以聞○乙卯領議政府事黃喜左贊成河演右贊成崔士廉兵曹判書鄭淵禮曹判書金宗瑞右叅贊李叔時等議以為長城之役雖至數十年未可期畢賊若乘虛突入必見殺掠莫如先築石堡然後漸築長城爲便至於倭人釣魚之請出於至情雖不許之潛隱來往以取其利無有紀極本國雖知之何以禁制若欲禁制必生邊釁莫如許之以施其恩又定約束以節往來庶乎便益知世浦乃倭船往來要衝之地擇有智勇者爲萬戶與宗貞盛約曰汝等生理艱苦且請之再三欲許孤草島釣魚之請須分船隻大小給文引來往納稅于知世浦若無文引且不納稅當論罪徵稅爲便右議政申旡議曰築城之議臣意與喜等議同至若倭人約魚之請臣妄意對馬島本我國之地高麗之李紀綱大毀不能禁賊遂爲倭奴所據若許此請彼必以孤草島爲其地或有來居者屢經歲月本國何緣爭之思之可爲寒心當諭倭人曰孤草島我國境土汝等何敢擅便往來釣魚哉當如此舉義開說不可輕諾彼雖潛隱往來每當釣魚時分遣兵船搜捕論以賊船則彼何敢來往以犯其鋒乎如是則我國之威大振而彼不敢肆矣臣以爲不許爲便

上從喜等議○司憲府以藝文直提學金末五年不掃墳劾罷之○丙
辰右議政申槩詣闈啓諒草島不可許也臣昨陳之詳矣而未蒙俞允
臣終夜以思不可許也今若許之後必有悔再三泣請不已不允○丁
巳司憲監察等不欲與趙瓊同僚因爲戲謔不令許察瓊妻母貞慶公
主上言訴究遂劾罷監察等○戊午大司憲鄭甲孫等啓昨日傳旨本
府窺伺趙瓊忌日齊坐使瓊不得許參臣等聞命不勝惶恐大抵本府
齊坐或因新官上官或因署經告身或因受告狀非爲監察上官也臣
等近因時享式暇相仍未得齊坐幸於十日同僚皆無故擬定齊坐適
是瓊忌日也瓊貪汚人之子也當署經告身之時臣等屢進封章未蒙
俞允署瓊告身有日矣安有承命署經而陰謀斥之是臣等欺罔天聰
其罪大矣臣等若陰謀斥之誣辭以達則其罪亦不細矣願下有司劾
之瓊雖因妻母轉聞于上其父末生豈不知之末生大臣也何遽以不
信之事聞上臣等願與末生明辨上曰此必誤聞之耳卿等勿復言
之○御序賢亭觀射○召成達生議興天舍利閣慶讚會物件○司憲
府上疏請罷趙瓊上曰瓊父末生被罪之後又歷觀察使義禁府提
調監司與提調反不如監察乎遂不允掌令金孟獻啓曰末生既爲

太宗所寵侍故 殿下乃復擢用然今之監察即古之御史也職在糾
察若以不廉入之子爲御史則何以禁人貪墨乎其同僚必羞與爲列
矣 上曰監司提調終不及於臺官既用其父則何乃禁錮其子乎○
癸亥冬至 上率群臣行望闕禮還御勤政殿受本朝賀禮宴於思政
殿 中宮宴於康寧殿賜宴二品以上於議政府叅議以下堂上官於
禮曹○閏十一月甲子朔以閏不視朝○傳旨都體察使皇甫仁曰卿
被疾在途乃緣行急病勢轉篤予甚慮焉今賜藥餌卿其調保徐徐上
來○乙丑大雨雷電○丙寅右議政申槩上言曰臣資性昏愚學識朴
陋輔相之職本非所堪蒙恩私致位至此近來疾病纏綿精神昏耗
每遇事機茫然迷誤尸位素餐未有如臣比睿鑑所照物議攸同况今
冬暖如春雷電再動允致灾變恐由於臣臣之此言實叢於中切非矯
飾以誣天聰伏望諒臣至情竊臣職事不允○司諫院啓令以李抽爲
監察監察人主耳目職掌糾察抽之祖揚嘗奉使中朝得不廉之名外
祖沈悰私結懷安君事覺當誅特蒙寬典不坐然其罪關杜稷不可輕
論抽拜監察甚爲不可 上曰子當思之謂承政院曰如此之人何不
取旨除授乎右丞旨閔伸對曰臣叅此注擬皆曰善善長惡惡短豈以

乃祖之罪延及於孫以故不即放達沈悰之事臣等不知也○盲人金鶴樓居慶尚道河陽縣言人壽夭禍福頗驗自言以明鏡數卜之傳旨召致京都引見特賜家○丁卯受常參視事上曰太宗期許令東西兩界換米穀以充軍糧居民貧其布貨盡費米穀遂至飢餓故遂停其法然今年稍豐稔慮民庶相與宴飲以致匱乏今行此法以備軍資何如戶曹判書南智啓曰臣觀八道會計唯咸吉道義倉未收者一萬餘石而他道則不然此無他居民近因築城之役遠道贏糧多受義倉未得還納也今若復行此法臣恐徒啓商賈爭利之端而民不堪騷擾之弊都承旨趙瑞康啓臣謂行之爲便乞令政府同議從之○召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右贊成崔士康兵曹判書鄭淵禮曹判書金宗瑞右叅贊李叔時兵曹參判辛引孫等議平安道觀兵便否兩界換穀及武才特異者加資便否公邊守令遞代期限與夫挈妻子赴任便否喜等議曰觀兵示威可以鎮警戎心然平安道非咸吉之比野人部落在二三日程外山川險阻道路回曲動衆往來弊固不小似難舉行兩界各官餉糧不敷其道內自願納穀者聽償以京中及下三道各官米穀爲便武才特異者宜於東西兩界叙用時特加資級以勸其

餘公邊守令不可挈妻子赴任遯代之期亦宜仍舊從之○己巳命都
承旨趙瑞康右承旨李叅孫與右叅贊李叔時狀平安道行城石堡之
事就議皇甫仁第○右正言李繼善啓曰近者天時不順臣等以不才
承乏言官反覆思之今徙下三道之民以實東北咨嗟怨憤呼嘆之聲
半於道路天人一理感通無間天變之興恐由於比前日以此仰瀆天
聰 上曰予嘉爾等之言臣等退而待命令聞政府之議徙民國之重事
不可停寢臣等雖愚昧豈徒知民弊而不念國家大體乎臣等竊意四
鎮乃要害之處徙民實之可也咸興以南固非要害姑待二三年遷徙
之民安心土著然後漸次徙之則民心稍安可以上答天意 上曰其
在高麗平安道平壤以北咸吉道永興以北皆爲敵境閑曠無人乃徙
南界民實之其時豈無是非之論然其後未聞以失策追咎者逮及我
朝再移南民於東西兩界亦無害事而况人君思避民怨不慮將來不
事其事徒費歲月則豈非姑息之計乎若欲維持國體以爲萬世之計
則豈可畏民之怨咨而不爲乎是亦重事不可已也 繼善更啓曰今冬
暖如春雷動 畫暝臣等以爲政府聞臣等之言亦必念民疾苦請罷遷
徙之事反以臣等之言爲迂濶臣等亦不以政府爲然也 上曰前嘉

爾等之言者非欲停徙民也吾今亦知爾等之意云耳繼善又啓曰臣等聞往日徙民間延皆有名無實恐李叔時考其虛實且與天舍利閣慶讚之事中外喧騰向者舍利閣開創時臺諫交章請止 殿下教以太祖舊物不忍視其傾圮臺諫又言恐比後姦僧必興慶讚之事矣 殿下又教以爲予若不爲誰敢爲之今若行慶讚則恐違前日之教矣此事雖小其流之弊誠可畏也

上曰閭延之事予已知悉至若慶讚予計已定不可中止 ○庚午司憲府上疏曰天人相應之妙未易論也然天人一理洞達無間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今秋陰滯爲災雨水泛溢漂竊民舍損傷禾稼又當冬半溫燠無冰雷電晝暝陰雨濛霧時令不順冬氣如春誠可慮也深可懼也 殿下常兢兢業業宵旰圖治大綱小紀詳悉備具禮樂政教粲然可覩尊祖敬宗畏天勤民之誠格于上下何所咸召以致灾異之變乎臣等夙夜反覆思之未知其所由也職忝言官不敢恝然含嘿謹稽徃昔帝王莫不遇灾而懼不謂人事無關天變適至必求更化以荅天譴轉灾爲祥伏望 殿下克謹天戒益加修省涣發明教告諭中外詳臣邪正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刑罰當否俾令悉陳如有諫言格論合

於時措採擇施行凡無用之費不急之事一切停罷務為清淨以養和氣以弭天變上覽疏曰予嘉乃言掌令洪深啓曰今者天曠不順灾變屢現此必有由下三道之民遷徙怨咨江原黃海道大水禾稼不稔東西兩界苦於築城四方騷擾莫此為甚然而事狃不能條列于書又聞將於舍利閣設慶讚會昔我太宗沙汰僧徒革其田民排斥異端可謂至矣今若復為此事則臣等恐四方趨風而靡其弊不可勝言矣請停之不允○上以遣都體察使皇甫仁于平安道更審趙明平築城便否仁適有疾以右叅贊李叔時代為都體察使遣之○壬申司憲府上疏曰臣等竊謂天下之道一是與非而已矣是者勝則治非者勝則亂與治同道則罔不興與亂同事則反是國家之興衰世道之升降不越乎是與非而已三代盛時本無異端斯道如日中天國家常治久安及周之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時則有若孟子之聖辭而闢之秦漢以降異端四起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佛氏之教彌近理而其害尤甚先儒蓋嘗論之其妖誕虛無滅絕人類為國家生民之蟲賊殿下所洞觀而默識也奚待臣等之明辨哉以吾東方既往之迹驗之在新羅之季崇信佛氏多創塔廟比較民屋佛寺居多而不能尋後高麗承新羅

之後術士獻言於某地創置僧寺則可以利國安民隨即營建屬其
田民末流之弊至於王宮之內置寺邀僧士大夫之家私創寺宇稱爲願
堂崇敬繙徒加之美号封爲王師國師猶恐未至於是王室子弟縉紳
子孫髡髮爲僧得住大利居處衣食擬諸王侯窮奢極侈靡所不爲
當世之人父母生子願爲之僧因果之說盛行國家歲設大會萬乘有輕
至尊誓願下拜尊卑易位其下化之家家創建僧寺塑畫佛像說會要
福爲辭農夫穢女辛苦所儲皆歸於供佛飯僧之費遊惰日增生寡用
衆民生窮蹙倉廩虛竭無復可爲亂極當治天道好還 太祖康獻大
王應運開國首革此弊然體易小貞之吉未能盡革猶有可疑者焉

太宗文武光孝大王以英明之資高世之見續承丕緒宋創前代之弊
沙汰寺額革其田民始去王師國師封君之号嚴立度法創寺造佛建
會糜費之事一切痛禁因果虛誕之說始息吾道復明君子得聞大道
之要小人得蒙至治之澤歲在庚子舉國臣民請於 獻陵之側營建
佛寺以資冥福 太宗出自英斷排斥群議勿令建置爲後世慮可謂
至矣盡矣 太宗聖德神功無所不至蕩蕩難名而斥佛之事尤有益
於斯道斯民所謂功不在禹下吾無間然者也 殿下以天縱之聖緝

熙之學光承前烈日開經筵講論治道盡革寺社奴婢僧中相傳法孫
奴婢皆屬於公又減寺額五教兩宗省爲二宗於京都只置太祖所
創兩寺餘皆革能毀爲官府佛像鍾磬鎔鑄爲兵又去薰修設齋之費
制爲水陸之齋其供佛薦亡饌物隨品定數務從儉約申明佛事之禁
載諸六典僧徒無容足不出數年有底滅亡庶幾復見三代之盛不意
孝寧大君以宗室之長高明之材誤信虛誕之說曾於漢江之濱辦設
無遮之會士女雲集觀聽歆慕舟載飯食投之江中以施魚鰐尊敬無
知行乎以宗室之尊屈膝禮拜勸誘宗室下至商賈之徒俾出財產興
補亡寺煥然一新造佛印經安居設會等事無所不爲其無賴僧徒商
賈之徒歸依趨附乃於僧舍板上特書曰施主孝寧大君並列於商賈
賤隸之間凡在見聞寧不愧赧臣等竊恐異端之復興必有大君權
輿也伏望殿下以義切責無俾世迷以累惑化至若興天寺舍利閣
太祖所創累易星霜殆將傾危殿下以尊祖敬宗之誠興羹墻之慕
桑梓之敬因其舊基命工修葺僧徒相慶曰吾道復興拭目傾耳觀望
世變識者恨之今於舍利閣盛設慶讚大會四方僧徒鼓舞雲合更迭
唱和愚夫愚婦必曰惟吾聖上設會事佛猶且如此因果罪福之說

豈虛誕哉觀瞻感慕捷於影響竭盡財力競造因緣趨向佛氏如水之就下莫之禁遏且史臣書之曰某時設某會則後世必籍爲口實其弊無窮前朝之轍亦可鑑矣太宗與殿下痛革高麗數百年之積弊扶植盛代億萬歲之綱常其功安在伏望殿下垂離明之照回乾剛之斷亟罷設會之費不報○司諫院啓臣等前日請罷舍利閣慶讚會略設固無弊也臣等以謂所費雖少中外效之必有無窮之弊況佛氏之非上所灼知臣等初不意至此也請罷之且監察人主耳目非人人所可爲也請改差李抽上曰如此之事若等不可不言予因若等之言省悟者多矣然舍利閣既以有佛而改創則供佛法會不可不設自漢明以來代有賢君雖崇信佛法未有害也且李抽之事善善長惡惡短嘗有是言而罰不及嗣亦儒者之說不可以外家之事累及其孫也右正言李繼善啓漢明以來崇佛之君終無獲福之效何足法哉且前日慶讚之會上教以爲予實不爲誰敢爲之今若爲之有違示信之道且李抽改差他職可也上曰予之前日之言予則爲之他人固不得爲之云耳若等誤聞之矣李抽之事予已三思勿復言之○癸酉集賢殿副提學崔萬理等上疏曰臣等伏聞殿下於興天寺將設舍利浮屠慶讚會臣等不勝驚

駭合辭請罷未蒙允許旋命曰始者重創既不以爲無佛今而創訖例當
落成爾等居待從之地不言固不可然此事已定予不敢從臣聞命以還
采增憤鬱雖欲含嘿不能自己敢吐愚衷冀回天聰夫事有是非言有善
惡故聽言處事當辨其是非善惡不當論其定未定也 殿下旣以臣等
不可不言則其言其事之是非善惡不待辨而明矣此政從諫如流之機
也其曰已定者何也 殿下此言恐非國家之福也傳曰舜其大智也歟
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臣等敢以舜之大智
望於今日前此重創之時臣等及臺諫上疏陳請 殿下命之曰 祖宗
遺器不忍見其頽圯非爲佛也今乃反以為佛而必敬必祭臣等深切感
焉臣等只是腐儒耳國家之有臺諫猶身之有元氣理亂安危係焉故自
聖帝明王言雖逆耳必虛己而受之况此毀傷風俗蠹害生靈者乎臣等
反覆思之未知 殿下出此計也若以爲 祖宗成器不可不修旣修而
新之不可以不慶贊則臣等亦請辨之夫所謂善繼善述者亦曰從其大
者而已大者旣同則小者容有不必盡同者蓋自 太祖創業嚴立祝髮
營寺之法太宗繼述盡革田民且令園陵勿置齋宮其所以許異端回世
道之慮至矣盖將使吾民安居樂業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此祖宗之

心也豈非繼述之大者乎人其人廬其居使鰥寡孤獨者有養雖毀興
大之塔 祖宗在天之靈未必不以爲快也苟或盡民財毀民心驅赤子
於無父無君之鄉雖日設無遮之會 祖宗在天之靈亦未肯以爲安
也是以 聖上嚴^加沙汰只置兩宗水陸追薦之外悉皆禁斷以革千
百年生民之害臣等以爲漸次除治期至終減而後已豈意賊根未斷
禍胎猶結幸因一塔之修卒成老姦復熾之階也且此塔 太祖偶一
營之耳初非以此爲貽厥孫謀萬世勿失之寶也撤而去之亦未爲過
況年久而自墮又何妨於繼述哉 殿下必以爲 太祖所建不忍頽
圮則離宮別殿 太宗所置若豐壤宮樂天亭之類皆平日玉輦遊豫
怡愉陟降之地而鞠爲茂草何獨於此塔而若是耶又况從而設會於
其中以張裔戎無父無君之教寧不爲太息乎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公
之數年之儲民無終歲之食加以野入海寇之釁築城徙民之舉閭里
至爲騷擾且如黃海平安水灾之郡民罹飢餓朝夕嗷嗷豈非目前之
急今年節候異常冬暖無冰雷電陰雨非細故也此正畏天威求民隱
節用備荒之不暇故 殿下悉令停罷土木不急之役以答天戒奈何
事此胡神猥爲無用之費以傷邦本之天乎倘曰此非大會所費不多

昔唐玄觀中欲鑄大象令天下僧人用施一錢以爲不費國用狄仁傑
猶且諫之曰工不役鬼物不天來況此費物出自府庫惟正之供斗采
尺布誰非赤子之膏血乎至於粧飾彩玉燔造禁中此非奉先事大之
物而加意至此臣等无切惑焉又有甚焉者自浮屠重創以來僧徒日
益驕橫揚眉鼓吻舉手相慶曰吾道復興矣吾道復興矣深宮邃牆嚴
其門限執法之吏不得窺其戶外雖肆行非法誰得以糾之宜其任情
自恣而無所忌憚也今若又爲此會以增其氣則如水益盛如火益熾
不數年間一國臣民爭相扇動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傾箱竭橐猶恐或
後焚頂燒指不惜性命傷風敗俗靡所不至往者漢江檜巖之會興福
興天瑞氣之妖可以鑑矣嗚呼其亦可爲痛哭流涕者矣伏惟 殿下
勿謂以此爲小事終何害於治道惟彼佛氏作俑於漢明其初不過一
沙門而浸淫於歷代卒使繙徒遍天下塔廟半閭閻奉之彌勤而禍亂
益深自是厥後毀入家國天下殆不可勝言其餘烈覃及於新羅麗季
不亦可畏也哉臣等俱以末學濫叨經帷曠官尸素待罪有年事有可
言不避鉄鉞以補聖德之萬一固平昔之志願也昔 殿下御經筵論
臣等自予於佛氏則略無心焉臣等常謂此我朝鮮萬世生民之福也

伏望 殿下永堅此心 憐臣等區區之懇察臣等憤憤之懷廓揮剛斷
即令停罷以快臣等之望疏上 上曰予嘉乃言然爾等之言以爲固
今佛氏之害大興禍迫難赦予意不至如此歷代帝王莫不崇信予非
酷信也旣修佛宇從而祭之禮所當然 ○ 司憲府啓昨日以停慶讚會
特進封章未蒙俞允臣等以爲改創 祖宗之舊猶之可也若行慶讚
則人主所爲四方是效其弊不贊高麗之季佛法大熾自我 太祖太
宗及我 殿下沙汰過半今復如比前日沙汰之意安在請停之不允
○ 忠清道林川舒川韓山鎮岑石城礪山恩津清州公州尼山連山牙
山鴻山文義新昌懷德地震 ○ 甲戌 上御勤政殿受朝骨看舌知介回
陽介等七人吾都里護軍童於虛里等六人隨班獻土物 ○ 集賢殿副提
學崔萬理等啓 殿下嘗御經筵語臣等曰予於佛氏絕無意焉昨聞
聖教不勝驚駭臣等以爲歷代帝王有可法者有不可法者歷代事
佛之主不可法者也况漢唐以下豈是爲 殿下取則乎臣等之言不可
不從 上曰予觀爾等之言辭意曲盡雖不如此條陳予何不知然
舍利閣旣已修創何不致祭且佛法遍天下我國小如蓼葉如此之法
不可一切斥之也 上謂承政院曰昨集賢殿上書云豐壤宮樂天亭

皆先王遊豫陟降之地而鞠爲茂草何獨是塔若是耶予以爲斯言過矣雖常御之地一日不踏則庭草復生豐壤樂天雖不是常御之處何必塗窓戶鋪茵席耶要不漏毀傾圮而止耳以上書觀之後世無乃以予爲虛棄先王舊宮乎都承旨趙瑞康等啓曰豐壤宮樂天亭衍禧宮等各處繕工判事以下分掌考察完具與否具錄解由如有傾圯不即修理者令攸司推劾已有著令集賢殿徒欲得請而不知此法故其言過情矣常不臨幸之地如此而已足矣復何爲哉上曰予已知之矣○司諫院上疏曰臣等竊謂臺諫殿下之耳目其任重矣是故有所見聞固當昧死以敢請殿下亦虛懷以聽納然後治道明而國家治矣臣等以爲舍利閣慶讚之會實非利國福民之事具辭再請殿下不非臣等之言而不即命罷乃曰略行之事何煩陳請又曰自漢以來歷代之君孰不崇信歟臣等伏聞是命不勝憤激反復覃思未知其可也惟我太宗深知釋氏之誕妄減革寺社革其田丁殿下適追先志并合宗門又削田民至於法孫臧獲亦屬公家一國臣民咸稱至明以謂積弊既祛斯道日興三代之治復見於盛朝矣豈意今日反有此舉乎臣等竊念殿下一身上承祖宗之付

托下係子孫之儀則一言之出一事之行不可不慎夫事未有不始於
微而成於大行之可否在於是是非不在於大小發下此舉雖斗米
蓋燈其風行四方流惠萬世不知其既也殿下繼述彌勤允有施設動
遵成憲宗室貴戚雖或有信奉之者必須諭以義方痛行繩禁奈何曰
略行之事以啓異端復興之端乎殿下學際天人識通古今禮樂政
教必以三代自任何獨於此事以漢唐中主自處乎壽國脉濟民生在
於仁心仁政之施而不在於奉佛飯僧而後已此爲殿下所洞鑑也

近目憲司與近臣各進疏啓請未蒙俞允臣等竊聞責難於君謂之恭
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雖以難事進責尚且聽納以示從諫之義况以
當理之言而未蒙先許則臣等竊恐後世謂殿下何如也伏望殿
下早施剛斷亟收是命以副臣僚之望不允○乙亥司憲府司諫院啓
臣等以慶讚之事旣進封章又口陳再三恐瀆天聰然臣等思之可已
之事無過於此是非之辨奚待臣等之言乞亟賜停罷之命上曰予
非不料若等之言而然也業已爲之不可已也○司憲府啓今以朴更
鄭種琴以成等爲監察更甲士以成種內禁皆不知吏術者也請臺相
接之禮尚且未知其敢知公事大體乎況種專不識字如此之人用之

有過而後罷之有違國體請罷監察之任移用東班他職試其才否
上曰監察非臺員之比雖不諳鍊質美則庶可當之此三人者予不素
知未知其可也然予意以為已授其職何必改之改善與否當與大臣
議之遂下議政府議之僉諫以爲種則既有相避宜改善更以成雖武
士焉知不勝任也姑試其才可也 上謂承政院曰憲府更請當以是
議答之○野人李滿住允察等使人來朝○命判中樞院事成達生都
承旨趙瑞康右副承旨姜碩德徃興天寺與其寺僧議慶讚會燈籠幡蓋
供費之物○丙子兵曹啓平安道沿邊七邑從仕子弟請依咸吉道五
鎮例江界三人間延慈城碧潼壘山各二人昌城義州各一人以爲定
額元有職者從本品除授自身初授正九品待滿二期加資遞差從之
○丁丑集賢殿副提學崔萬理等上疏曰臣等於本月十日具疏請罷
興天舍利塔慶讚會傳旨若曰自漢以來歷代君主莫不事佛予亦爲
之臣等聞命以還不勝憤咽翼日又口陳其意傳旨又曰爾等所言皆
予所知古稱我國小如葦葉佛法遍天下小邦何獨不爲臣等聞命大
切驚駭 殿下聰明睿智天縱聖學六經史籍靡不講究其於世儒常
談佛氏禍福因果之說固已厭聞而灼知矣奚待臣等之言然區區寸

懇不得不爾期於得請敢避再三之瀆俾我聖上虧玷聖明之德哉

臣等竊謂歷代帝王之事有可法者有可戒者若事佛所謂可戒者也

非可法者也漢唐以下明君賢主亦陷於術中以傾覆天下國家者固非一二計而若梁武齊襄者尤其可戒者也其間排斥異端扶植正道

者亦非一二計而從傳弈之疏沙汰僧尼道士勒還鄉里若唐高祖聽

崔浩之諫誅沙門毀佛書佛像若魏武帝者此誠可法者也殿陛下何不戒其可戒者而反不法其可法者乎臣等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也且天下皆崇佛教而小國獨遵聖人之道有何不可我國褊小財賦之出有限而事大交隣祭祀燕享軍旅賓客凡諸調度甚廣以有限

之財應無窮之用猶且不給而加以無益之費其將奈何臣等退而反覆籌之聖上此舉無一可者而其不可者有五臣請一一言之自古

有聽諫之君則有敢諫之臣舜之告禹曰予違汝弼而禹之戒舜曰敷納以言高宗之命傳說曰朝夕納誨而說之戒高宗曰從諫則聖唐虞

三代之君更相戒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故卒成雍熙泰和之治若訥訥之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謗面諛者日進而忠言讜論者鉗口

結舌矣方今士大夫面折廷爭牽裾折檻者有幾人乎雖借顏色虛懷

以納之猶恐不言况今此事諫之者愈多而俞音未聞臣等亦恐諛佞成風而國家之事將日非矣其不可者一也昔唐魏徵諫太宗曰貞觀之初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忤旨徵之此言雖爲太宗而徵實有國家者通患也殿下一遵太祖太宗之成憲益加澄汰之法至今髡徒不入國中凡有見聞快於心目以爲子孫萬世之儀刑士大夫有識者歆慕效之凡喪葬一依家禮不作佛事庶幾舊俗之一新臣等只患孝寧大君終迷而不悟豈意殿下一朝違舊章負初心如此乎是則法之不行自此始也古人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又云城中好高譽四方高一尺今大君倡之而殿下一從之則一國臣民必將謂曰以吾殿下之聖大君之賢而猶且信奉我輩何人獨不然乎爭相捨施猶恐或後佛法之復興必無日矣其不可者二也唐武宗廢寺髮僧宣宗將欲復僧修寺孫樵上言曰百姓耕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羨衣精饌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蘇息百七萬戶也陛下奈何興之於已廢乎致堂胡氏議之曰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萬戶養十七萬僧誠不足憂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惟其矜減彝倫戕敗人理雖飲風吸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況

華屋精饌以養游惰乎此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臣等嘗以爲至論誦比
久矣今之八面壁排燈籠花燭飯僧百八十日轉經所費不貲而猶以
爲少則尤奉佛之事一如彼說然後已乎自非風露雖一升采一尺布
猶且不可況如此之費乎佛者以清淨寡欲爲宗後世爲其徒者售其
師說務其侈大以資口腹之計耳其不可者一也宋李沅謂王丞相曰
今天下無事聖人無所用心萬一事四夷惑佛老即可憂也厥後皆如
其言今殿下每以此爲小事不足言也無奈有累於益治耶自癸丑
用兵以來西北騷然加以築城徙民死亡頗多至有折其臂而避之者
因而水旱凶荒倉廩虛渴雖立貢法以充之下民之生可爲寒心亦不
可謂乏無事也而間者野人往來比舊爲倍事四夷則已驗矣又於大
都之中聚彼游手以設大會則惑佛之端亦或萌於今日矣其不可
者一也金世宗謂宰臣曰朕治天下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
以補朕之不逮慎勿阿諛取容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
爲何如又曰至於佛法尤所不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遵道宗以民戶
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惑之甚矣既能好諫而又能任佛如是誠三
代以下之賢主也殿下允所施爲勸法亮殊獨此一事反居世宗之

之天下乎大抵進言非難而聽言爲難 殿下既以臣等之言爲是則庶幾樂聞而改之又教之曰此事已定不可追改臣等尤切痛心其不可者一也臣等猥瑣小儒雖之回天之力然粗讀聖賢之書其於佛氏之誕妄因已辨之詳矣伏望洞照微懇亟命停罷以除生民之蠹以垂萬世之法 上覽疏曰昔我太祖旣創舍利閣又設慶讚會予亦因前規修之耳何必再三陳請乎爾等若直指予極論之則所言雖過予固敢非之前疏有云樂天亭豐壤宮鞠爲茂草予以樂天豐壤先王遊衍之處旣定掃除之人遣官監之仍令繕工分掌修葺其節目已在令甲不常臨御之處如此而已可也更何爲哉今疏又云自癸丑用兵以來倉廩虛竭乃立貢法以充之爾等以予爲多取於民而富其國乎予以損實之法不中民多怨咨故試驗貢法以除損實之弊以便民生耳爾等近臣也尚未知予意彼無知百姓何足怪哉此二者皆非實事而又不干於闢佛也何以并及之乎直提學柳義孫等對曰樂天亭豐壤宮之常加修治臣等未嘗知也貢法亦非爲富國也臣等期於得請不覺言之至此臣等之意不如是也 上曰允進言或有過情者爾等有何他意而言之予已知之矣集賢殿之上疏也都承旨趙瑞康讀其疏非

笑之曰儒者有是言也儒者有是言也集賢殿致書瑞康曰夫代言喉舌之職號令之所從出言路之通塞治道之隆替係焉舜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兄高宗命傳說置左右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古之聖王所以命官責任之意如此其重居是職者固宜祗勤勵精自命令復逆必當審之將順匡救一號一令固敢不正然後始爲不負委任之重其可易而爲之哉閣下總銀臺爲內相專出納之任展布所學致君澤民此其時也夫佛氏之害先儒言之詳矣閣下讀古人之書尚古人之志豈不知其不可乎近日興天慶讚之事允有耳目莫不驚駭閣下以爲何如昨者某等以此事請罷之時閣下卒然曰此事業已定矣不可中止且供用已辦若棄而不用即爲暴殄天物某等竊惑焉且閣下所謂暴殄天物何耶取民膏血棄之無用地不以爲暴殄而反以省浮費充國用爲暴殄歟其等未蒙俞允咸懷憤鬱或口或疏期於得請而閣下乃作諛辭一則曰儒者有是言也二則曰儒者有是言也閣下獨於儒者何外之之如是歟不識閣下指某等爲迂儒歟指某等爲狂言歟竊爲閣下惜之先儒謂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揚墨而又言能言拒揚墨者聖人之徒也伏惟閣

下奮其忠貞善爲敷奏俾某等得蒙允許則豈惟斯文之幸實我國家
萬世無疆之福也閣下垂察焉瑞康匿其書不使人知之司諫院司憲
府交章曰臣等遭遇聖明承之言官既無絲毫之補徒取曠官之謂私
自報汗者有日矣近將舍利閣慶讚停罷事由各具疏聞未蒙允許臣
等寢興食息反覆參詳義不自己竊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從諫
者人君之美德也所言雖非至理亦且優容況以至當之論人主所樂
聞者乎夫異端纂蕪正道蠭賊良民弊固已甚歷代人主崇信者之
所以爲亂斥去者之所以爲治具載前史奚待臣之贅言哉姑以吾東
方之事言之前朝太祖統三之初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寺以至
於亡後世子孫不念厥祖之訓奉之彌勤終無補於國步此豈非已然
之明效大驗歟有古邪正之不相容猶水火之不相合邪說行則正道
微天下之人出於此則入於彼未有邪正並立而國家治者也故我
大宗深燭是理制馭此後不少假貸減寺奴丁其爲子孫萬世慮可謂
深切矣我 殿下即位之初克遵成憲嚴立禁防比古為詳今此慶讚
之會未審先協於 太宗之遺意而不乖於 殿下之初政歟 殿下
倘以舍利閣乃先祖所創果行此會 太宗之成憲爲不足法歟 殿